金鋒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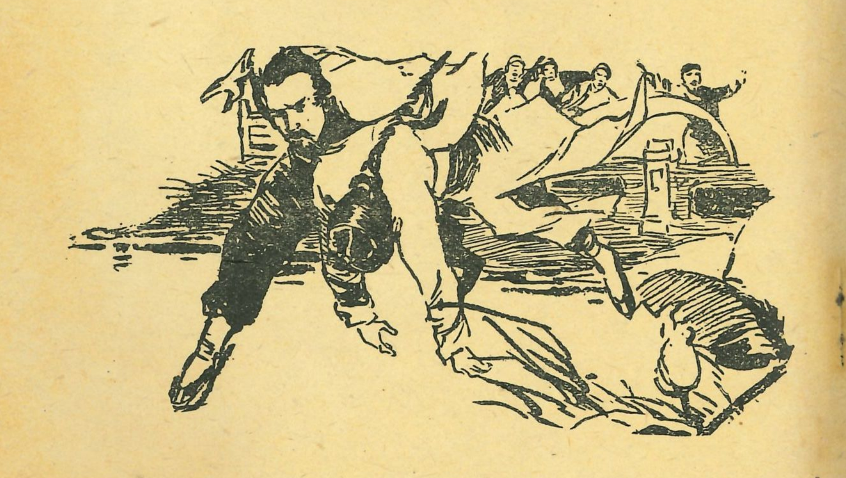
子母離魂劍

6

金鋒著

子母離魂劍

第六集



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目次

第廿六回：有意嫌奸相巷口賣奇珍

怪老兒這一套本領，是天竺瑜伽術和西藏密宗氣功混合的功夫，名叫做「桶子勁」，這種勁功最獨特的地方，就是把一個人的身體藏入桶子裡面，練得身桶合一，可以頭脚倒置，隨地滾轉，這只是第一步，再進一層，把瑜伽術運到桶子上，將這一隻木桶拿來做打擊敵人的武器，如手使臂，如臂使指，這就是桶子勁的第二步功夫了！還有第三步功夫就是能够藉着雙脚一甩之力，把桶子抛出來傷害別人，勢若雷霆，猛不可當，不過怪老兒還不會練到這個地步，他只是練到第二步罷了！就是這樣，也把金弓郡主母女和伊麗娜三人，弄得手忙脚亂！

就在她們三個人圍着藏身桶裡的怪老兒，風車也似轉戰的時候，樹林外面突然一聲清嘯，跑進兩個長大的人影來，這兩人正是史存明和岳金楓，他們正在屋裡坐地說話，忽然看見史劍虹氣急敗壞的跑進來，說自已失落了斷虹寶劍，母親和岳伯母在樹林裡跟一個藏身桶裡的怪老兒打架，史存明大吃一驚，連忙和岳金楓兩人跑出屋外，喊叫兒子帶路，直向樹林趕去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正撞上了這場大戰！

史存明還是有生以來，第一次看見這種功夫，不禁心中駭然，高聲叫道：「大家不要動手，我有話說！」孟絲倫和伊麗娜看見史岳二人到來，霍地一收劍招，縱出圈外，史凌霜也退在旁邊，那怪老兒看見對方有人，也停止了木桶滾轉，一個翻身跳起，仍是頭上脚下，藏身桶裡，視着史存明岳金楓

兩人，一面孔的陰陽怪氣，史存明吩咐各人向後退，方才上前，那怪老人拱手說道：「老前輩高姓大名？小兒無知冒犯，但是俗語有說，不打不成相識，請你老人家海量汪涵，把斷虹劍賜還，彼此交個朋友！」

那知道怪老人的三角眼睛翻了一翻，斷聲喝道：「混帳！甚麼叫做海量汪涵，甚麼叫做不打不成相識，你兒子殺死了我畜養的靈鳥，拿寶劍交換，不是天公地道的買賣嗎？你兒子的寶劍是東西，我的鳥兒就不是命？」他這幾句話毫無情面，詞意强橫，岳金楓勃然大怒，史存明涵養功夫比較深一點，勉强忍住怒氣，說道：「這是在下先師傳下來的寶劍，不能送給別人，老前輩如果强人所難，在下也只好不留情面了！」

怪老兒呵呵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原來這把劍是你死鬼師傅留下來的，你把它當做寶貝，既然這樣寶貝？怎的隨便交給一個乳臭小兒，叫我一舉手間奪了過來？廢話少說，你要得回寶劍，只有憑自已的本領搶回來！知道沒有？」怪老兒的無理傲岸，史存明的涵養功夫，就是再高一些，也忍耐不住了！他冷笑一聲道：「老前輩要我用本領搶回寶劍嗎？我史某人恭敬不如從命！」話才出口，左手一勾，右腕一拿，疾如飄風，猛向怪老頭子握着斷虹劍的右手抓到！

怪老頭子已經估到史存明有這一着，他看見對方出手迅捷狠辣，武功造詣顯然在剛才兩個女子之上，立即把手中劍一翻，仍然是劍柄向前，劍尖在後，像剛才對待孟絲倫一般，向史存明手裡塞去，史存明知道對方必定另有詭計，表面裝做全不在意的樣子，五指一伸，便來硬拿劍柄，怪老頭子讓劍柄給他拿，等到史存明的五指一觸劍柄，這老頭子手肘陡的一伸，一股極大的勁力由劍柄上透出來，

撞向史存明的手臂，史存明大吃一驚，這股勁力如果被它衝着胸口，自已非要受重傷不可，連忙運勁回推，那知道怪老兒的內功造詣，出神入化，內勁能够一發即收，史存明一運勁，怪老兒立即把斷虹劍掣回，笑道：「我這一柄劍本來交還給你，你却不敢伸手去拿，太胆小啦！太不中用，你們父子兩人，也配不上這口寶劍哩！」

史存明看見他潛使暗算，還要在口頭上挖苦自已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右手一伸，疾如閃電也似的再次奪住劍柄，怪老兒估不到史存明的出手這般快捷，自已畧爲慢了刹那，不能够學剛才那樣運勁衝擊，只好用力回奪，兩人一齊施展內力，那柄劍立時僵住不動，怪老兒指撮劍尖，手腕一振，一股內力急衝而出，史存明有了防備，也把內力改收爲發，兩道大力一撞，斷虹劍仍舊僵持不動，頃刻之間，二人一推一奪，一奪一推，換了三招，史劍虹兄妹年青技淺，不懂得上乘內功的奥妙，以爲父親和怪老兒硬用氣力爭奪寶劍，其實他們兩個人尋隙抵瑕，互相攻守了幾個回合，跟在戰場厮鬥一般無異！

史存明一連運了三次手勁，兀自不能够把斷虹寶劍在對方手指之間，奪了下來，心中暗想：「天下武林淵如湖海，能人異士不可勝數，一年以前的癲道姑，已經是罕見的敵手，這老頭子的武功，比癲道姑還要難惹，單憑內力實在難勝，非要用天池三老的武功，出奇制勝不可！史存明主意既定，手臂轉動，脚下也挪移起來，左盤右轉，要用旋轉之力，把斷虹劍由怪老兒手掌間奪出，這怪老頭子的勁力也變換得快捷異常，史存明身形一動，手臂一轉，怪老兒的勁力也立即轉向，把他的奪勁立即抵消，這樣一來，斷虹劍在兩人之間，變了一道傳送勁力的橋樑，如果是一柄普通鐵劍，已經彎曲折

斷，不過斷虹劍畢竟是稀世的奇珍，劍身只發出嗡嗡響聲來，沒有變形屈折，史存明轉了幾個圓圈，陡的腰身一挫，左脚蹴起，使出地缺翁傳授的旋風腿法，登的一响，猛向怪老頭子藏身木桶的下半截踢去！

怪老頭的木桶，本來兀立在地，牢如鐵鑄，換了平日，史存明這一腿，決不能把它踢得動，可是這一次他把全身內力聚到手臂之上，跟史存明搶奪斷虹寶劍，變了上重下輕，對下三路當然不能兼顧，再加以地缺翁的旋風腿法，怪異無匹，上半身沉肩墜肘，全然不動，下面已經飛脚踢到，撲通，竟把木桶踢離地面二尺，怪老兒出其不意，吃了一驚，心神微分，內勁便自一懈，史存明劈手一把，奪過斷虹寶劍，岳金楓、孟絲倫、伊麗娜看見史存明別出心裁，居然用這樣的怪招奪回寶劍，禁不住喝了一聲采，心裡不約而同的想道：「究竟還是薑老的辣！這怪老頭子總算撞着强硬對手了！」

這老頭子看見史存明用智計奪去自己的寶劍，勃然大怒，就在半空裡一扭身，木桶一個傾側，轟隆的落在地上，骨碌碌的一陣亂滾，向史存明脚下滾到，在滾轉的時候，呼呼兩掌劈向史存明的下三路，史存明托地向後一縱身，使個「倒踏七星」，閃開兩掌，喝道：「我已經奪回寶劍了！還比甚麼呢？咱們

又沒有解不了的冤仇，還是化干戈爲玉帛吧！」怪老兒喝了一聲：「放屁！那個跟你化干戈爲玉帛，看招！」雙手向地一撐，頭下脚上的直竪起來，把木桶當做武器，一陣亂揮亂舞，他這一套獨特新奇的打法，如果對着別人，一定可以眩人耳目，那知道撞着史存明，却是對付這類功夫的能手，因爲他過去跟女妖巫薩著婆、金山雙醜呼延陀、呼延眞，都領敎過這類上下顚倒，以足代頭的功夫，怪老兒要想用這套本領打倒他，何異白天做夢？史存明一聲長笑，兀立不動，陡的抖開寶劍來，「雷



怪老兒見史存明奪回了寶劍，就在半空裡一扭身，向他脚下滾到。

神經天」，呼的一劍，貼着怪老頭子倒豎起來的桶底掃了過去，只聽見吧的一聲大响，斷虹劍青光閃處，把木桶下半截連底砍掉，怪老兒一雙脚由桶底穿了出來，史劍虹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好！今回木桶漏底啦！」

史存明一劍把桶底砍掉，老頭子側身向地一滾，木桶轟隆一聲，又向史存明脚下滾到，呼的貼地一掌掃出，力逾千鈞，這一掌把地上的沙石颺了起來，史存明却是不慌不忙，身子向空中一縱，這回他用出三陰滅陽掌勁來了，凌空就是一掌，轟的一聲大响，把怪老兒藏身的木桶，打得向上直彈起來，接着身子向地上一落，橫揮一劍，「電光過嶺」，呼呼兩聲，竟把怪老兒藏身的木桶，齊中破做兩邊，史存明這一下已經手下留情，只把木桶齊中破開，並沒有傷着他的身體，他這一劍用勁之巧，取位之準，破桶而不傷人，眞正是一時無兩的功夫，史凌霜拍手大笑道：「妙啊！這一回連龜殼也破開，老龜精現出原形了！」

怪老兒以爲自已練了這一種桶子功，大可以橫行天下，那知道遇着史存明，却受了空前的慘敗！眞正是羞憤交迸！他立即一骨碌的跳起身來，獰笑說道：「閣下的劍法果然高强，我今天總算開了眼界，不過我敗得還是不大心服，青山不改，後會有期，再見！」說着一幌身軀，施展開陸地飛行功夫，一溜烟也似的，跑入樹林深處，瞬息之間，已經不知去向！

史存明還要跟對方說幾句場面話，那知道怪老兒一敗之下，絕不留戀，去得沒影無踪！只好吁一口氣，向孟絲倫說道：「他不肯跟我們攀交，追他也是徒然，這個樑子是結上了，咱們走吧！」至於這怪老兒的姓名來歷，這裡暫時不談，後來史存明再入中原，怪老頭子再次出現，跟他爲難作對，這

是後來的話不提。

再說史存明得回斷虹寶劍，一行人返到岳金楓的屋裡，岳金楓道：「存明兄，我前幾天到山外去趁市集，聽見那些牧人說，這幾年來，中原一帶，又發生了變故！」史存明精神一振，問道：「怎樣的變故呢？難道又起了戰亂嗎？」岳金楓搖頭道：「我所說的變故，並不是指戰亂，我聽見牧人說，乾隆帝自從平定了回疆之後，意得志滿，自已稱自已是『十全老人』，經常微服出京，巡遊江南，把朝裡的一切大事，完全交給中堂宰相和坤去辦，和坤這厮乘機壟斷朝柄，賣官鬻爵，那一個人有銀子，便可以買官做，賄賂公行，萬民嗟怨，滿清國勢，在表現上看來如日中天，稱爲極盛，其實已經到了剝極而復，物極必反的地步，存明兄，咱們這許多年以來，所懷抱的大志，照這情形看來，或者有一天能够實現，也未定哩！」

史存明自從歸隱天山之後，他往日的雄心壯志，已經烟消雲散，再也不容易提振起來，因爲他知道滿清入關一百多年，統治中原的基礎已經鞏固，再也不容易動搖它了！可是他今天聽了岳金楓一席話，不禁又有些心動起來，尤其是知道乾隆帝經常微服南巡，和坤壟斷朝柄之後，心裡突然起了主意，自已多年以來，蟄伏西北，隱居天山大漠，已經到了靜極思動的地步，怎的不趁着這個機會到中原一轉，如果因緣巧合，撞着了微服巡遊的乾隆帝，把他活捉過來，挾持在自已的手上，必定可以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！他立即向岳金楓道：「岳老弟，你打聽來的消息，當眞的嗎？」岳金楓道：「怎的不眞？這些牧人經常跟由口裡來的漢人商隊接觸交易，他們的消息當然不會假，存明兄！你是不是打算到中原去走一遍？」史存明奮然說道：「咱們本來就是中土的人，離鄉別井，差不多有三十

多個年頭了，你旣然這樣說，很好！咱們就到中原去走一遍吧！」

史劍虹史凌霜兄妹嚮慕中原景物，已非一日，聽見父親這樣一說，歡喜得直跳起來，拍手笑道：「妙啊，爹爹要到中原，把我們也一齊帶去，如果撞着那韃子皇帝，不管怎的，每人砍他一刀出氣！」史存明喝道：「胡說！」他向岳金楓道：「岳老弟，咱們這一次到中原，我以爲先到江南，方才再到燕京，因爲乾隆皇帝幾次南巡，江南是他必到的地方，咱們如果在江南地面撞着皇帝豈不是省了一番手脚嗎？此其一，其次我以前聽見師傅說，江南是有名的富庶之鄉，錦繡天堂，當年我的先祖父忠烈公，就在清兵南下時節，力捍揚州殉國，我這次到江南來，順便看看先祖父流芳遺烈的地方，也是追念先賢的意思！」岳金楓大笑道：「够啦够啦？咱們要去便去，那用得着這一連串理由？長話短說，咱們那一天動程呢！」史存明道：「我立即返回北天山去，摒擋一切，一個月後再來這裡，和你一同出發吧！」岳金楓道：「很好，我在白龍溝等候便你了！」

一個月後，南天山下又出現了一行人馬，老少男女一共是六個人，這六個人就是史存明孟絲倫夫婦、岳金楓狄鵬舉師徒、史劍虹史凌霜兄妹，六個人六騎馬，結伴同入中原，他們這一次連袂東來中土，有分教西北塞上蛟龍起，中原大陸興風雲，各位請看下去，便自明白一切不表。

話分兩頭，再說遨遊江南的乾隆皇帝，自從在江北南通縣，要看陳閣老的族譜不成之後，依了和坤計議，把這件事暫時放下，再次渡江而南，遊玩蘇州，君臣兩人仍然不表露自己的身份，只扮做平民百姓的裝束，投宿客店之後，便到市面上去遊逛，和坤是個頭號饞片，他知道乾隆帝爲人，風流不羈，生性最好漁色，便把皇帝帶到杏花巷去，杏花巷是蘇州青樓楚館薈萃的地方，也是粉白黛綠，銷

金蝕魂的窩穴，和坤剛才到了杏花巷口，忽然看見迎面走來一個長身峨髻的青衣道士，手裡拿着一隻朱紅木盒，高聲叫道：「賣寶貝！賣寶貝哩！」

道士高聲叫賣寶貝，刹那之間，哄動了不少途人，到杏花巷來的，一大半是走馬王孫，墮鞭公子，有兩個好奇心起，上前問道：「道士，你賣甚麼寶貝？可不可以拿來給我看看！」那知這道士却是微笑着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我這寶貝價值連城，不能够胡亂給人看，那一個要看的，先給一錢銀子！」滿淸中葉物價奇賤，一錢銀子已經不算是小數目，儘够兩個人到館子去吃一頓豐富的酒菜，那兩個人聽見道士開口要一錢銀子，方才讓自已看寶貝，不禁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這道人是個瘋子，甚麼寶貝，看一看也要收一錢銀子，荒唐混帳！」

第廿七回：劍池刦聖駕銅拂揚威

那道士冷笑道：「你們連一錢銀子也不肯花，還說要買寶貝？我這寶貝是不見守財奴的，走吧！」途人當堂起了一陣訕笑之聲，有的說這個道人是個失心瘋的漢子，有的說他盒子裡根本沒有寶貝，乾隆帝看在眼裡，覺得暗暗納罕，他向和坤說道：「你過去給他一錢銀子，看看是甚麽寶貝？」

和坤聽了乾隆帝這兩句話，如奉綸音，立即走上前去，迎住那道士說道：「你賣的是甚麽寶貝？可不可以拿給我看？」道士望了和坤一眼，神氣活現的回答道：「我賣的寶貝價値連城，不管成交與不成交，看的人要先給一錢銀子！」和坤不假思索，立即由袍袖裡拿出一錢銀子來，交給道人，道人點頭笑道：「對了！看來你不像個守財奴，這寶物遇着眞主啦！給你看吧！」他說着把木盒蓋一揭，和坤一看之下，不由嚇了一跳！

原來道人木盒裡面裝載着的，竟是一對天然彩玉雕琢成的蟠桃，和坤認得這對蟠桃，正正是幾個月以前自已相府鬧飛賊失掉了的寶貝！乾隆帝在遠處看見，也禁不住御容變色，因爲這對蟠桃是西域和闐國進貢大內的東西，自已拿來賞賜和坤，怎的會在道士手裡出現？那道士打開了木盒子，連聲說道：「閣下是識貨的朋友，一看便可以明白，這對玉蟠桃本身是用和闐璧玉雕琢的，這種玉名叫陰涼玉，把它浸入水裡，滿室生涼，一百步內，蚊蝿絕跡，眞個是曠世難逢的寶貝！」和坤越聽越心中冒火，不過他是個奸險小人，面上仍然不動聲色，問道：「哦！眞正有這許多好處嗎？你要賣多少銀

子？」那道人笑說道：「我這寶貝是代人家賣的，要一萬両銀子，不折不扣！」

路上的途人聽說道士要索價一萬両銀子，個個吐出舌頭！有幾個明白事理的，竊竊私語：「這樣罕世奇珍，多半是皇宮大內的貢品，怎會落到這道士的手裡？」和坤突然哈哈笑起來，說道：「這樣難得的寶貝，賣一萬両銀子？不貴不貴，我們的爺最愛搜羅珍玩，來來來，跟我回客店裡取銀子吧！」他一邊說着話，一邊向乾隆皇帝身邊的侍衛小安子，連使眼色，示意說道：「把他拿下！」

誰知那道士一看了和坤的眼色，陡的哈哈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寶劍贈烈士，紅粉贈佳人，閣下旣然肯出一萬両銀子要這寶貝，這寶物可說得逢其主了！貧道索性一文不要，送給閣下！」話未說完，左掌一翻，用了着「迅雷貫頂」的招式，猛向和坤天靈蓋頂劈落！

原來這當街賣玉蟠桃的不是別人，正是武當派名宿鐵簑眞人，他在幾天以前，已經聽見乾隆帝在南通駕幸中堂學士劉鏞的家裡，御筆親題「天下第一家」的牌匾，知道乾隆帝遲早一定駕臨蘇州，便想出當街賣寶貝這法子，他把桂月娥由和坤相府偸出來的兩件奇珍之一，涼玉蟠桃用盒子裝好，沿街叫賣，又故意要一錢銀子才給人看，務必令到無人問津，鐵簑眞人想着自已這個方法，始終有令到和坤上釣的一天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當和坤拿銀錢看寶貝時，鐵簑眞人已經看出他是個滿洲人，再看見對方一瞧寶貝，面目馬上變色，立即知道是當朝奸相和坤，鐵簑眞人更不留手，翻腕一掌，要把奸相斃在自已掌力之下！

那知道和坤的身後，還有一個皇帝近身侍衛小安子，鐵簑才一動手，小安子已經一幌身軀，由刺斜裡直撈過來，左手上揚，右手一掌，猛向鐵簑眞人下頷的「承漿穴」切去，小安子身子比對方矮了

一個頭，這一招恰如其分，鐵簑眞人吃了一驚，連忙把攻向和坤的左掌撤回，向下一格，拍的一聲，剛好撞在小安子的手掌上，兩下裡都用了八成勁力，變了以硬撞硬，大家不約而同的倒退出三四步去，鐵簑眞人大爲詫異，想道：「這小子看來比我的徒弟年紀還輕，怎的有這樣湛深的內力？和高明的手法呢？」

念頭未了，小安子右腕一繞，臂如蛇信，「反肘擒拿」，一抓鐵簑眞人左臂的「三里穴」，這一招出手十分怪異，迅捷無匹，鐵簑怔了一怔，立即用個「倒拗枯蓮」，托地後退半步，底下一腿起飛，使了着「纚掛一條鞭」的腿法，踢向小安子的胸口，小安子不慌不忙，半轉身軀，「倒踢金燈」，騰的一脚踢出，這下又是出人意外的怪招，兩人腿脛一交，拍拍兩聲，大家倒退了兩三步，本來名家交手，三回兩合之內，便可看出對方武功的虛實，鐵簑估不到小安子年紀輕輕，武功這樣奇詭迅捷，自已一出手和他拆了三招，半點便宜也得不着！這時候拱衞乾隆皇帝的八名侍衞，已經有四五個撲了過來，鐵簑眞人見多識廣，一看這幾個人的身手，便知道是保護大內的衞士，自已的本領雖然可以應付小安子，但是再加上這幾個侍衞，却是大感棘手，和坤的面目已經認出來了！還是三十六着！走爲上着！鐵簑眞人主意既定，立即使了着「分雲手」，一分小安子的招數，叫道：「這寶貝不賣啦！再見！」雙脚一墊，已經上了屋瓦，看熱鬧的人嘩然大叫：「這道士原來是飛賊！」

小安子看見鐵簑眞人上房，叫道：「賊牛鼻子，往那裡走！」他也一個飛身，平地拔起，要想跟踪跳上瓦面，那知鐵簑眞人兩隻袍袖一拂，叫了聲：「着！」嗤嗤嗤，袍袖裡飛出一蓬黃星來，原來是幾十個金錢鏢，活像星光花雨，向小安子迎面洒到，鐵簑眞人這一下滿天花雨洒金錢的手法，跟桂

月娥打鐵蒺藜的功夫，不可同日而語，桂月娥的暗器在和坤相府裡曾經大演威風，在磁縣遇着小安子，却是半點用塲也沒有，這就是武功造詣深淺的不同，鐵簑眞人這兩撮金錢鏢，打出來的時候，看似雜亂無章，其實每一枚青錢都蘊蓄着無窮勁力，每一鏢的出手，都瞄準了對方要害穴道，小安子耳朶聽見錢鏢破空的聲音，十分强烈，再也不敢疏神大意了！他立即把四肢一挺，用了個「金蟾戲浪」的身法，一個沒頭跟斗翻了下來，輕飄飄的落到地上，方才避開了這一陣星光花雨的密襲，只聽見叮噹噹一連串的繁音密响，鐵簑眞人二十多個錢鏢，雖然打小安子不着，個個射在石地之上，每一個金錢鏢，都把石地打了一個坑洞，保護乾隆帝的幾名大內高手，看見鐵簑眞人有這樣雄渾的腕勁，咋舌不已！

小安子再次翻起身來，鐵簑眞人已經去得沒影無踪，他正要向乾隆皇帝跟前告罪，和坤却在旁邊板着鐵青面孔，喝道：「便宜了這賊道！咱們回店去吧！」小安子方始恍然，街上看熱鬧的人多，衆目睽睽，自已實在不能够洩漏皇帝的身份，他只好唯唯諾諾，退在一邊，乾隆皇帝很不高興，君臣一行人返回客店，乾隆帝首先吩咐小安子和幾名侍衞拱衞了自已的臥房，然後單獨叫和坤進來，厲聲說道：「朕賜給你的涼玉蟠桃，怎會到了一個遊方道士的手裡，沿街叫賣？你說！」

和坤慌忙雙膝一屈，跪了下來，叩頭說道：「奴才罪應萬死！老佛爺御賜的東西，在幾個月以前，是奴才把它失掉哩！」他便把自已相府鬧賊、失掉重寶、自已隱瞞了這件事，不敢向皇帝說的經過，一一說了，因爲照清朝的律例，如果失掉了皇上御賜的東西，按法罪應斬首，所以和坤儘管用權勢壓逼九門提督，派兵逐家搜查，鬧得滿城風雨，也不敢把失寶的經過，告訴皇帝，直到今天，秘密

再也保持不下去了，只好跪地請罪，那知道乾隆帝聽了和坤這一席話之後，不但不怒，反而哈哈大笑起來！

皇帝不怒而笑，這是一件反常的事，和坤嚇得戰戰兢兢，不敢仰視，乾隆帝笑了一陣，方才和顏悅色說道：「好了好了，朕不罪你，站起身吧！」和坤偷眼看看乾隆帝的御容，彷彿沒有怒意，方才站立起來，心裡仍是怙惙，乾隆慢慢的說道：「江湖上藏龍臥虎，廣有能人，這道士偷了卿家的御賜寶物，還敢拿來當街叫賣，胆量大得出奇，如果能够收羅在朕的手下，引爲已用，那才是朕的大幸呢！」和坤估不到皇帝居然動了愛才的心理，暗暗納罕，其實他那裡知道乾隆帝的內心，這一次乾隆帝微服巡遊江南，目的就是要查明自已的身世，揭破許多年來橫亘在心胸裡的一個啞謎，自已到底是漢人還是滿洲人，如果是滿洲人，那就沒有別的話說，假如眞眞正正是漢人的話，自已就要來一次大改革，恢復漢家天下，所以乾隆帝對鐵簑眞人這一類玄門隱俠，不但不惱恨他，反而生出結納的心理來，就是這個緣故。

和坤仍舊不明白乾隆帝這幾句的意思，問道：「那麼，老佛爺要不要下詔給蘇州知府，要他找回御賜失物？」乾隆帝一板面孔，喝道：「胡說！」不旋踵間，又平淡的說道：「大內裡的奇寶異玩，多如山積，失落一兩件，算得了是甚麼，由它去吧！」和坤聽了皇帝這幾句話，方才如釋重負，口裡不住連聲謝恩，乾隆又向和坤說道：「今天你也累了，早點睡吧，明天朕還要到虎丘山去走一遍！」和坤聽說皇帝要遊玩虎丘，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皇上，虎丘是郊外地方，恐怕……」乾隆喝道：「胡說！到郊外去遊玩，難道就有人行刺不成，別說朕做了四十多年皇帝，宇內昇平，萬民臣服，就算是

有罔知順逆之輩，要想侵犯御駕，朕也有小安子幾個本領高强的侍衛翼護，怕他甚麼？去休息吧！」和坤懷着滿肚皮的鬼胎，返入臥房睡覺去了，到第二天早上起來，乾隆和坤君臣兩人，果然由胥門出了蘇州城池，遊歷虎丘，小安子和樊威八名侍衛，有的扮做商販，有的扮做遊客，遠遠的跟隨着乾隆皇帝，暗中保護，乾隆經過姑蘇台故址時，駐足流連片刻，嘆了一口氣道：「當年吳王夫差迷戀美色，冤殺大臣伍子胥，伍子胥臨刑說道：『我死，越師必將滅吳，行見麋鹿遊於姑蘇矣！』這句話果然應驗了，九年之後，越師果然沼滅吳國，一代雄主夫差，自刎身亡，追昔思今，能不慨歎！」

乾隆帝酷愛漢學，每逢遊玩一個地方，總愛題幾個字，追述一些以往的典故，藉抒生平，和坤是官學生出身，又是個頭號的拍馬屁專家，趕忙答道：「老佛爺的話很對，想那夫差雖然號爲雄主，能繼祖父闔閭之志，打敗越國，和齊晋在中原逐鹿爭雄，結局也逃不出越王勾踐的美人計，任用太宰伯嚭這類奸臣，自毁長城，亡了邦國，那裡及得上老佛爺天縱英明，選賢任才，威震八方，馴至四夷賓服，眞正是比不上萬一呢！」乾隆帝聽了和坤的話，眉毛揚了一揚，他雖然覺得和坤奉承自已的話，過份肉麻，不過好奉承和愛戴高帽，是每一個人有生俱來的天性，尤其是萬乘之尊的皇帝，那一個不愛拍馬屁呢？乾隆表面上哼了一聲，不動聲色，內心裡十分受用，君臣二人經過了姑蘇台，不經不覺，已經到了虎丘劍池旁邊，這裡是醫卜星相、九流三教麕集的所在，和坤看見這地方十分人衆，暗暗留神，忽然看見一個黃衣道士，坐在劍池的石欄上，低眉垂目，稽首合什，手裡拿着一個青布招兒，布招上寫着「銅拂神算」四個字，照這四字看來，這道士是個算命的了，可是他鄰近幾個攤位占算星相的，生意滔滔，顧客如雲，這道士却連一個主顧也沒有！

乾隆皇帝看在眼裡，大爲詫異，他看見這黃衣道士眉淸目朗，紅光滿面，不像是走江湖混飯吃的人，不由心裡一動，便向旁人問道：「朋友！這道士拿了占卦算命的布招，怎的沒有生意呢？」這人搖搖頭道：「這牛鼻子要有生意嗎？ 除非是當今皇上才跟他起課呢！」乾隆吃了一驚 ，連忙問道：「咦！你這句話是甚麼意思？」那人答道：「這道士不知道是個失心瘋漢，還是財迷心竅，他要一両金子才占一支卦，試想一想，除了當今皇上，那個人這樣闊氣，叫他占卦起課？」

和坤聽了這幾句話，當堂嚇了一跳！他想起昨天在杏花巷口賣寶貝的那個長鬚道人，要收一錢銀子，才給別人看一看他賣的寶貝，這個道士却要一両金子占一支卦，眞正是無獨有偶！可是乾隆聽了之後，大感興趣，心裡暗想：這道人要一両金子的卦資，必定是藝有眞傳，就算他不是效驗如神，也是臆則屢中，不然的話，必定不敢這樣托大。他立即上前向那道人叫道：「道長，你替人占卦是不是要一両金子，是不是包保靈驗，方才收這樣昂貴的代價？」這黃衣道士倏的睜開眼睛，精光烱烱，向乾隆帝一望，只見他龍眉鳳目，氣度雍容，心裡立即明白了五分，笑道：「這位客官好說，能知三日事，富貴千萬年，貧道也是個吃飯的尋常人，不是天上神仙，那有包保靈驗的道理？不過依照卦理，直言直說而已！貧道自問對於卦理一門，還下過幾十年功夫，不像那些江湖騙子，察貌辨色，一味奉承主顧，騙卦資混飯吃罷了！爺台要起甚麼卦，要占算呢？還是測字？」乾隆未及回答，和坤已經在旁邊接口道：「我要測字！」

乾隆皇帝立即瞪了和坤一眼，怪他横來一手，擾亂了自已的興緻，那知和坤却是另有用心，他看出這黃衣道士英姿爽颯，不像尋常羽流，恐怕他跟昨天賣寶貝的道人是同一路的黨羽，所以搶先說了



乾隆帝向旁人詢問那黃衣道士的情形。

這兩句話，和坤立即取出一錠金元寶來，向那道人面前一放，說道：「我來問問前程，先測一個和字！」這時候虎丘劍池邊有不少遊客，看見黃衣道人居然有胆量要人家一両金子的卦資，更難得的還是這兩個呆子，（即是乾隆和坤）居然上釣，肯付出這樣驚人的代價，不禁好奇心發，紛紛聚攏過來，看這黃衣道士怎樣信口開河，可是這樣一來，却急煞了小安子和樊威等八名侍衞，他們只好雜在人叢裡面，看定了各人的動作，小心戒備，委實是提心吊胆之至！

那黃衣道士正是武當派名宿銅拂道人，依照着師兄鐵簑眞人的錦囊妙計，他看見和坤遞了一個「和」字過來，肚裡更明白了七八分，笑道：「這位客官要問前程嗎？這個『和』字是好奇了，只可惜前頭一半好，後頭一半却不大恭維，閣下要海量汪涵，貧道才敢依卦直說！」

和坤還未回答，乾隆皇帝已經插嘴說道：「這個當然，君子問凶不問吉，道長只管直說便了！」

銅拂道人手撚着鬚笑道：「很好，這個『和』字可以分爲兩截，第一截是左半邊的『禾』字，『禾』字拆開，恰是千人，閣下前程無可限量，位居千人之上，假如置身宦途，不爲中堂相國，必爲當朝宰相，假如是經營商賈，生意買賣，財富千萬，足可敵國！這個字的前半截很好，但是右半段那個『口』字，可糟透啦！口字從亡，閣下將來必亡於口，喪命在這個口字上！」和坤一聽之下，不禁面上變色，問道：「喪命口字，這句話怎樣說？」

銅拂道人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哦！天心難測，人事靡常，漢朝幸臣鄧通，最得到漢武帝寵愛，武帝曾召天下最負盛名的相士許負給他看相，許負說鄧通有餓紋入口，日後必定活生生的餓死，武帝大笑其妄言，並御賜四川銅山給鄧通鑄錢，以爲他有錢便不會餓死，那知道五年後，吳王結連山東七國

做反，鄧通居然做吳王的內應，及後大將周亞夫平定七國，得到鄧通私通吳王証據，呈奏武帝，漢武帝勃然大怒，下旨藉沒鄧通財產，並把他打下天牢裡，獄卒痛恨鄧通弄權，不給他傳遞飲食，結果活活把鄧通餓死，縱有銅山之富，大禍臨頭，又有甚麼用處呢？閣下想想這個故事，便可以明白了啦！」銅拂道人這幾句話，其實不過是信口開河，當做勸世寓言罷了！那知道無巧不巧，和坤一生貪墨，終乾隆一朝而不倒，及後乾隆帝禪位嘉慶，立即詔示和坤九十二條大罪，賜他服毒自殺，眞個以口亡身，這是後來的話不提。

和坤聽了銅拂道人這一席話，不禁汗流浹背，他望了望乾隆皇帝，乾隆帝望着他微微搖頭，銅拂道人笑道：「這位客官拆了一字，還有這一位呢？」乾隆答了一個好字，他猛然想起自已的御名叫做弘曆，立即寫了一個曆字，遞給銅拂道人，說道：「我向來是一個做生意的人，歷年在京師辦點南貨買賣，許多年來，心裡抱着一個疑團，這次親自來到江南，要想破除胸中塊壘，冰釋疑團，不知道能不能夠成功？還希望道長指點迷津，有以賜教！」乾隆帝剛才聽見銅拂道人給和坤拆字，十分中肯，心裡委實佩服，所以口頭上比先前客氣得多了！

銅拂道人把「曆」字翻來覆去的看了一陣，方才正色說道：「尊駕這一個字，貴不可言，『曆』字可以分爲上中下三截，上截是一個『厂』，即廟堂也，閣下自認是買賣商人，貧道不大置信，這個字主尊駕高據廟堂之上，中截兩個木字，即是成林，林居廟內，可見得尊駕雖然居於廟堂之首，還有一種難言的抑制，位雖尊矣，奈其令不行何！」乾隆帝聽到這裡，連連點頭，因爲他雖然貴爲天子，一切政令都由太后阿魯特氏暗中專制，例如賜死香妃，就是乾隆帝生平認爲最遺憾的一件事！銅拂道

人又再說道：「還有曆字的下半截，是從一個口字，閣下心裡抱的疑團，要想解決，還得要從別人的口，換句話說，即是要由別人的口裡說出來，方才一切明白，可是這口字當中加上一劃，變了日字，即是多了一重阻碍，難言於口，總而言之，這件事就是別人心知肚明，口裡也不敢說，很難有水落石出的日子哩！」乾隆帝聽了大爲嘆服！

因爲銅拂道人每一個字，都說中了他的心事，不由乾隆帝不點頭。（其實拆字測字，沒有甚麼奧秘，拆穿了不過是一種心理作用，我國歷史上有名的一個測字故事，就是明朝末年，闖王李自成一支流寇聲勢浩大，日漸迫近京師，廷臣扣留消息不報，崇禎皇帝兀自睡在五里霧裡，有一次，他穿了黃門侍郎的衣服，扮做一個太監，私自離開禁城，經過天橋看見有一個測字先生在那裡擺檔，崇禎一時好奇心起，便拿了一個「友」字叫那先生拆字，卜問國事，那測字先生一見大驚道：「不好！反賊出頭了？」因爲反字穿頭，豈不是友字嗎，崇禎連忙說道：「不是！我說錯了，我要測的是有無的『有』字，不是朋友的『友』字！」測字先生更加搖頭嘆氣道：「這個『有』字更加不妙，大明江山去其半矣！」原來「大」字少了一撇，「明」字少了一邊「日」字，合起來不是一個「有」字嗎？崇禎心中更怙惙，因爲那時闖王的大軍直薄山西寧武關，中原幾省全在闖軍跌蹄之下，說大明的江山去掉一半，也不是過甚其詞呢！崇禎帝又寫了一個「酉」字，問這先生：「那麼，這個『酉』字又如何呢？」測字先生更加把腦袋大搖特搖，說道：「唉！這酉字更糟糕，即是尊字去了頭脚，萬乘至尊的皇帝，也要身殉社稷，做亡國之君啦！」後來崇禎帝當眞在煤山自縊殉難，這段故事見之明朝野史，至於是不是後人穿鑿附會，揑造出來，那就不得而知了！）他突然伸手入兜囊裡，拿出一錠金元寶

來，足有二両多重，朝着銅拂道人手裡一塞，笑道：「這錠金子你收了吧！今日人多不便再談，明天清早，你再在這裡等候我，我要再麻煩你占算一件事！」銅拂道人笑着點了點頭，稽首合什答道：「多謝多謝！」拿起青布招子，逕自去了，那些遊客看見沒有熱鬧可以看了，方才一哄而散！

和坤看見銅拂道人給自已測了一個不吉利的字，心裡十分憤怒，等道士走遠了，破口罵道：「江湖騙子！胡說八道！」乾隆正色說道：「這道士的話也很中肯，怎可以罵他胡說八道呢？廢話少說，今天不遊虎丘山了，返回蘇州去吧！」和坤祇好唯唯諾諾的，跟着皇帝回城不提。

再說銅拂道人離開劍池之後，他也繞道閶門進城，返回玄妙觀裡，鐵簑眞人和管寒溪、桂月娥、凌志輝、凌雲燕四個弟子，齊齊在觀裡等候，他們看見銅拂道人回來，面現喜色，知道事情有了指望，異口同聲說道：「師叔！今天怎樣？可有遇見那滿清皇帝嗎？」銅拂道人便把今天在劍池邊測字的經過說了一遍，鐵簑眞人把大腿一拍，說道：「師弟！你也太粗心了！那個寫和字叫你測的，就是奸相和坤，那個寫曆字要你測的，就是乾隆皇帝，弘曆正是他的名字！在測字的時候，你要結果奸相性命，不過是一舉手之勞，你竟然輕輕的放過了他，眞是失策……」他還要說下去，銅拂道人已經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師兄，我何嘗不明白，但是手刃和坤，應該交給管寒溪他們去做，他們才是和坤的大仇人，還有皇帝跟我測字的時候，人叢裡面有幾個彪形壯漢虎視眈眈，全是暗中保護皇帝的侍衛，怎可以打草驚蛇哩？」鐵簑眞人方始恍然，銅拂道人又把乾隆皇帝約自已明天早上到劍池會面的事說了！鐵簑眞人大喜說道：「蒼天有眼，我們可以成功大事了！」

管寒溪心頭一震，連忙問道：「師傅，你老人家打算明天殺皇帝嗎？」鐵簑眞人禁不住哈哈大笑

起來，說道：「要殺一個皇帝，談何容易？歷史上暗殺皇帝成功的，祇有專諸刺王僚，但是滿淸入關一百二十年了，在中原的統治已經落地生根，就算是幹掉了一個皇帝，也不能夠重光大漢河山呢，我們要由大處着眼，徒弟，你退下去，等候爲師的吩咐吧！」他附着銅拂道人的耳邊，低低說了一陣，銅拂道人連連點頭，笑道：「很好！師兄，咱們就這樣幹！」

到第二天早上，旭日還未升上東山，銅拂道人已經孑然一人，拿着算命的布招子，站在虎丘劍池的石欄邊，等候乾隆和坤兩人到來，祇要他們君臣兩人一到，便可以施展鐵簑眞人的妙計，這時候天色剛才放亮，虎丘山下還不會有遊人，忽然遠處响起一陣脚步聲來，迎面走來幾個荷鋤戴笠的農夫，說也奇怪，這些農夫並沒有到田裡耕作，祇在劍池兩岸來回逡巡，銅拂道人一看之下，立即明白過來了！這些人那裡是眞正的農夫，統統是喬裝的淸宮侍衞！

這一下雖然是在意料之中，不過乾隆皇帝的侍衞竟然有八九個人，自己要想依照原定計策行事，少不免感覺棘手得多了！他正在暗裡盤算之間，長衫小帽的乾隆帝，跟和坤兩個人，已經施施然的來到。

銅拂道人立即上前稽首道：「二位到得好早！可吃過早點嗎？」乾隆帝笑着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閒話少說，咱們談談正經的事！」他向和坤使了個眼色，和坤立即退出七八步外，站在旁邊，這一下倒出乎銅拂道人意料之外，他祇好向乾隆帝問道：「哦！尊駕今天到來，要測字呢？還是起課？」

乾隆低聲說道：「在下許多年來，有一件難言的心事，那就是訪尋我親生父母，實不相瞞，我是自小離開親父親母的，現在雖然位極人臣，錦衣玉食，但是一想起自已連生身父母也不知道，便自惘

然如有所失，所以請求道長代占一課，指示迷津，實爲德便！」銅拂道人哦了一聲，伸手向袍袖裡一捋，取出一柄拂塵帚來，合在手裡，突然右手一抖，那拂塵帚尾伸得筆也似直，向乾隆帝的左腕一捲，拍的一聲輕響，竟把皇帝手腕，纏個結實！

這一下大大出乎乾隆帝意料之外，他急不迭忙的往回一掙，那知道銅拂道人這柄拂塵的絲線，雖然是普通馬尾毛編織而成的，但是他把內力一透到絲線上，這把帚尾便如同鋼絲相彷，根根勒入肉裡，乾隆帝本來也有一身超卓過人的武功，可是手腕的關尺脉和「會宗」「外關」兩處穴道吃絲線勒住了，半邊身子痠軟痲痺，使不出半點氣力，祇好怒聲喝道：「你你你，你這樣是甚麼道理？」

銅拂道人一拂塵帚把乾隆帝的手腕纏住，在劍池附近那幾個農夫，陡的放下鋤頭，拔出衣服底下暗藏着的刀劍，直向石欄桿邊跑到，銅拂道人再也顧不得許多了，喝了聲：「倒！」運勁一拉，乾隆皇帝被他用力一扯，不由自主一個踉蹌，撞入對方懷裡，銅拂道人伸出食指一點，閉了皇帝肋下的「軟痲穴」，然後伸手一把，將皇帝挾在肋下，飄身一幌，越過石欄，水面上欸乃一聲，飛也似的掉來一隻舢舨小艇，艇上站着兩個少年男女，鼓棹搖槳，這兩個少年英雄正是凌志輝、凌雲燕兄妹，他們事先得到大師伯鐵簑眞人的錦囊妙計，把一隻採菱的小艇隱在劍池旁邊藻荇叢裡，兄妹兩人伏身艇內，用一張蘆蓆遮掩住身體，裝做野渡無人舟自橫的樣子，可是等到自已的師傅一刼持皇帝到手，立卽由艇裡現身出來，運槳如飛，接應銅拂道人由水面上撤退！

按照他們原定計策，是由銅拂道人出面，把乾隆帝和坤君臣兩人一同脅持下小艇，然後由凌志輝兄妹兩人，合手共脚，把小艇划到劍池的中央，當着皇帝面前，指証和坤殘害忠良，禍國殃民的罪

狀，把和坤一刀兩段，然後把皇帝當做自已的護身符，一直帶到虎丘山下，方才棄舟上岸逃走，那知道和坤臨時變卦，沒有上前，銅拂道人祗拿了一個乾隆皇帝，便自拔身一聳，燕子掠空也似的，跳下小艇，等到那些侍衛跑近岸邊，小艇已經鼓棹如飛，離岸六七丈了！

第廿八回：姑蘇囚帝子俠女琴心

和坤高聲大叫：「反賊把皇上刼走啦！你們這些酒囊飯袋，還不趕快救駕！」喊聲未絕，小安子已經拔身一聳，跳過石欄，這時候銅拂道人的小艇，已經駛離了七八丈水面，好一個小安子，却是絕不猶豫，他身子向平靜如鏡的劍池水面跳了下去，脚尖却找着池中的藻荇浮萍，用「渡水登萍」的功夫，藉着浮萍飄水之力，一點一頓，立即飛起，身子像一頭魚鷹也似的，猛向小艇飛撲過去！

凌志輝兄妹看見小安子身手居然這樣了得，自已的採菱小艇已經離岸七八丈遠，他竟然能夠用水上浮萍做墊脚，飛身追趕過來，不禁大吃一驚！這時候銅拂道人已經把乾隆皇帝向小艇裡一推一放，他站在舢舨的尾部，陡的回過身來，把手中的拂塵帚刷地一甩，用了個「太極混元」式，絲線挾着强風，猛向小安子頂心腦門擊到。

這拂塵帚打人手法，本來是銅拂道人生平苦心精練的絕技，他這拂塵一掃之下，左右上中下五個方向，同時發出招式來，變幻莫測，絕不容易抵擋，更別說在這完全無力可借的小艇水邊了！小安子不愧是淸宮大內的能手，對方拂塵擊來，他却昂然不懼，用「千臂如來」的手法，左手五指箕張，把全身勁力運到五隻手指頭上，迎着拂塵帚尾一彈，手心一翻，居然把拂塵帚擊下來的勁力，消解於沒影無形，還反過手掌一抄，將拂塵帚尾的大半，握在手裡，借勢一扯一躍，小安子一隻左脚，居然踏到採菱小艇的邊沿上！

銅拂道人估不到這年青侍衛，竟然有這樣過人的武功，不禁大吃一驚！他連忙把右手握着的拂塵桿向前一送，運用提振之力，把小安子身體扯向小艇的外邊，陡的一聲斷喝，左掌平胸打出，這一招名叫「破甲鎚」，是武當派看家本領，小安子還未來得及借力旁竄，已經感到一股强烈勁風，推向自已胸前，急不迭忙回掌一抵，劈拍兩聲，二掌相交，小安子的輕靈迅疾，遠在銅拂道人之上，可是他的內功造詣，畢竟年紀還輕，比較銅拂道人遜了一籌，這樣硬鬥硬的對掌，自然優劣立判，小安子被銅拂道人的內力一震，左脚不由自主，離開船舷，撲通咕多，一頭扎入水裡！

凌雲燕趁小安子落水的時候，纖手一揚，嗤聲風響，向他發射了一支小鋼鏢，小安子雖然身子掉落池面，却是臨危不亂，反手一抄，將鋼鏢接個正着，他在大內太液池曾經練過泅泳，雖然扎落水裡，祇一眨眼之間便自浮上水面，可是銅拂道人那一隻採菱小艇，已經鼓棹如飛，駛出十數丈以外了！

岸上的樊威高聲大叫道：「安順海快回來！反賊雖然乘坐小艇，不會逃得多遠！趕快到虎丘山邀截！」原來虎丘山下劍池面積並不很大，不過是一個縱横百十丈的湖塘罷了！樊威年長識廣，他知道這三個反賊挾持皇帝，必定由虎丘山上岸逃跑，所以這樣叫喊，小安子立即醒悟過來，馬上泅回岸邊，他再也顧不得通體衣服淋漓濕透，使開陸地飛行功夫，搶過各人前頭，向虎丘山追去！

果然不出所料，銅拂道人和凌志輝師徒三人，划着採菱小艇，飛也似的劃過劍池湖面，來到虎丘山下，立即棄舟登岸，小安子和樊威兩個，已經繞過湖塘，一先一後的追趕過來，樊威高聲大叫：「大胆反賊！趁早把皇上放下來，還可以饒你滿門抄斬的瀰天大罪！」

話聲未了，岸邊的樹叢後，人影一幌，現出一個長髯修偉的道士，正是那天在蘇州城裡沿街叫賣涼玉蟠桃的鐵簑眞人，接着刷刷兩聲，又現出一男一女，正是管寒溪桂月娥兩師兄妹，鐵簑眞人向銅拂道人說：「師弟！你們師徒帶了皇帝先跑，讓我斷後！」銅拂道人應諾一聲，向着虎丘山後飛跑，小安子疾如奔馬衝到，鐵簑眞人長劍一幌，喝道：「小子！你本身也是漢人，却給滿淸皇帝賣命！」

鐵簑眞人這一劍刺出來，有個名堂，叫做「倒捲星河」，小安子看見他手中長劍，寒光凛凛，不敢招惹，托地向後一跳，樊威啣尾趕到，他看見小安子空手跳後，那裡知道武當劍法的厲害，喝了一聲：「賊道看刀！」手中厚背紫金刀一翻，用了個「獨劈華山」的招式，向鐵簑眞人摟頭猛劈，本來刀法主剛，劍功主柔，刀的份量比起劍來，要重得多，所以武家使刀，可以硬斫硬砍，劍却不能够直斫直刺，武學裡面說「刀走青，劍走黑」，就是這個道理，樊威一刀斫落，以爲鐵簑眞人必定縱身旁閃，自已就可以由他的身邊竄過，追趕乾隆皇帝，那知道武當派的劍術，講究的是柔中寓剛，鐵簑眞人是武當派的高手，他的劍術委實到了爐火純青之境，一見金刀砍到，立即身軀微矮，使了一招「巧換金樑」，長劍斜出一引，樊威的刀身還未跟鐵簑眞人的劍鋒拚撞，立即覺出一股粘力，帶住自已半截刀身，直向對方懷裡撞去，樊威不禁大驚，剛要用力回掙，鐵簑眞人脚下踏着八卦方位，滴溜溜的一個轉身，這一着相當厲害，樊威如果不跟隨着他旋轉，肩骨非要脫較不可，他在羞慚交迸之下，祇好把手一放，叮噹，一柄紫金刀飛出兩丈以外，撲通，掉進劍池水裡，眨眼下沉，沒影無踪！

樊威本來也是淸宮侍衛漢人領班裡面數一數二的好手，那知道在一招之內，便給鐵簑眞人打掉了手中紫金刀！小安子吃驚不小，他知道自已若憑空手，鬥不過鐵簑眞人的寶劍，立即伸手向腰一捋，

霍霍兩响，把一條繡金鏤花的綢帶，褪了下來，喝道：「老道讓開！」綢帶一揮，活聲風响，有如神龍夭矯，直奔鐵簑眞人腰間纏去！

鐵簑眞人見小安子用衣帶代替兵刃，心裡暗吃一驚，武家裡本來有「束濕成棍」的功夫，那是把一疋布，或是一件衣服浸入水裡，濕透之後，絞成一根布棍，打擊敵人，這後生小子居然憑着腕勁，把一條軟綢的衣帶，抖得筆也似直，內功造詣雖然够不上爐火純靑，也算升堂入室了！鐵簑眞人明白對方這根衣帶，貫了內勁，决不能够用劍鋒把它割斷，立即把手中劍一抖，使了招「八方風雨」，嗤嗤，蕩開綢帶，劍尖向小安子分心便刺，小安子貼地游走，衣帶揮霍，忽上忽下，跟鐵簑眞人的長劍戰了個旗鼓相當，眨眼之間，就是十三四招，侯景茂等七名大內侍衛，陸續追到，看見小安子跟一個長髯道人鬥得難分難解，御前侍衛統領樊威，却是呆立當地，兩手空空，連聲大喝：「賊道斗胆，拒官毆捕，刼持聖駕！」樊威聽見衆侍衛這一叫喊，方才醒悟過來，叫道：「侯老弟，我的兵刃丢了，借你的腰刀給我用！」侯景茂拔出佩刀，樊威伸手接過，叫道：「小安子！這賊道讓我鬥他！」口頭上這樣說，實際上是倚多爲勝，招呼衆侍衛一窩蜂般殺上，管寒溪、桂月娥雙劍齊出，喝道：「不知廉恥的走狗，要想恃人多嗎！」跟樊威等七人打做一團，這時侯一抹朝陽，已經由虎丘山後升了上來，劍池旁邊寒光閃閃，人影奔竄縱跳，展開一幕有聲有色、生龍活虎似的惡戰！

清宮衞士雖然是佔了人多的便宜，可是他們八九個人當中，除了小安子身懷絕技之外，其餘樊威、侯景茂這八人的武功造詣，並不如小安子遠甚，所以攻守之間，不能够呵成一氣，祇是一窩蜜蜂也似的，洶湧而前，反過來說，鐵簑眞人師徒雖然祇有三人，却是平日練功已慣，步伐齊一，心靈相通，比如鐵簑眞人知道自已兩個徒弟武功畯弱，便使出靑萍劍法來，嚴密封閉防守，管寒溪、桂月娥在師傅劍光翼衞之下，除了協力聯防之外，還不時地使出連環奪命劍來，伺隙突攻，這樣一來，清宮侍衞雖然人多，也佔不了上風，僅僅攀個平手罷了！不過鐵簑眞人也是個老江湖了。他知道皇帝身邊的侍衞，决不止眼前這幾個人，還有一個和坤，剛才捉拿乾隆帝的時候，沒有把他一起拿獲，這奸賊一定跑回蘇州城去，勾請救兵，旣然這樣，還是三十六着，走爲上着！鐵簑眞人主意决定，陡的一聲斷喝，劍光外展，把七十二手連環奪命劍法，狂風暴雨也似的使開來，祇見一道劍光，飛舞翻騰，隱隱挾着風雷之聲，清宮侍衞除了小安子之外，個個吃驚不小，連連後退，鐵簑眞人看見敵人的包圍圈已經拆散，叫道：「徒兒快走！」管寒溪、桂月娥兩人雙雙收劍，向後一退，奔向劍池岸邊，颯颯兩聲，燕子掠波也似的，縱身掠起，一先一後，直向銅拂道人駕來那隻採菱小艇，飛身跳了下去。

原來鐵簑眞人在未曾動手的時候，已經和銅拂道人商量好了退路，他們用的是主客易位的撤退法，怎樣是「主客易位」之計來，銅拂道人刼了乾隆帝之後，和凌志輝兄妹兩人跳下小艇，橫過虎丘劍池，向虎丘山退走，鐵簑眞人師徒三個呢！却是担任斷後，不過這個斷後是暫時性的，鐵簑眞人師徒阻擋追兵之後，自已也要撤退，不過他們師徒三人逃跑的方向，却和銅拂道人適成反比，銅拂和凌家兄妹棄舟上岸逃走，奔向虎丘山後，鐵簑眞人和管寒溪、桂月娥却捨陸就水，乘搭銅拂道人放棄的小艇，向劍池對岸逃去，這樣一來，小安子這班侍衞便變了無所適從，不知道追趕那一班人才好，鬧得手忙脚亂！鐵簑眞人看見兩個徒兒下了小艇，哈哈一笑，劍光閃處，蕩開了小安子的腰帶，拔身一聳，用個「野鶴冲天」身法，騰空直掠起來，袍袖振處，在半空兜了一個圓弧，然後飛向劍池水面，

輕飄飄的向小艇上一落，管寒溪桂月娥二人一聲叱喝，運槳如飛，眨眼之間，把小艇划出老遠，小安子這班侍衛署一猶豫之間，他們師徒三人已經催舟破浪，劃破池水，不到兩三盞茶工夫，已經到達對岸，逃得沒了影跡！

就在鐵蓑、銅拂兩人走了不到半個時辰光景，蘇州城裡突然開出幾千名滿洲旗兵來，浩浩蕩蕩，把虎丘山和劍池一帶重重的包圍住，向附近一帶民居寺觀逐屋搜索，吵得天翻地覆，昏天暗地，另一方面，蘇州附近幾個縣城，像太倉、無錫、常熟、松江、武進各地的水陸汛營兵丁，官差捕快，也是大舉出動，封鎖了沿江一帶的水陸碼頭，交通孔道斷絕行人來往，幾乎連鄉民販運貨物，趕市趁集也不允准，每一個老百姓都要安份守已坐在家裡，要知道滿清自從康熙初年平定三藩之亂以來，江南各省已經太平盛世，百多年不曾見過戰亂，這一次官兵大規模出動，封鎖交通，搜索民居，眞個是突如其來，許多年不曾有過的事！蘇杭各府的老百姓，竊竊私語，以爲發生了甚麼戰亂！那裡知道是乾隆帝被人刼走呢？這樣的斷絕交通，平民百姓固然是叫苦連天！江蘇巡撫以下各司道的官員，以及江南各縣地方官吏，三班捕快差役，更加焦灼如焚，個個變了熱鍋上的螞蟻，手足無措！

且不說江南州縣地方官吏的狼狽情形，再說乾隆帝被銅拂道人師徒挾持着，掙扎不得，叫喊不能，繞過虎丘山下，乾隆帝乍覺眼前一黑，原來凌志輝兩兄妹，已經取出一條黑布，把乾隆帝的眼睛綁紮起來，刹那之間，滿眼漆黑，對方更不客氣，不知道由那裡取了一個大布袋出來，把乾隆的手脚綁好，塞進布袋裡面，這樣一來，乾隆帝更覺得烏天黑地，不知身在何處，他只知道自已被人扛抬起來，飄飄幌幌，銅拂道人師徒帶着自已，不知投向何方，唯一知覺就是清風習習，由袋縫裡吹了進

來，估量經過郊外曠野罷了！走了一段路程，乾隆帝耳朶裡聽見銅拂道人僱了一架騾車，把自已放在車廂裡，搖搖擺擺，顚簸上下，輪聲轆轆，也不知道走了多少里路，乾隆帝向來是個養尊處優慣了的人，自從出世那一天起，便自安享富貴，那裡受過人家這樣的侮辱？心中一氣，便自暈了過去！過了不少時候，乾隆帝方才悠悠醒轉過來，他睜開眼一望，只見滿目漆黑，伸手不見五指，乾隆帝試着伸了一伸手脚，眼睛綁的布沒有了，四肢的繩索也被解開，只是手痠脚軟，全身的骨節痛得厲害，乾隆試着用手摸摸地皮，陰涼涼的，全是一片石地，心中暗想：「這一定是地窖土牢之類，可不知道他們把我關在那裡？」

這樣昏天黑地的，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乾隆帝身體的痠疼漸漸減少，可以勉强支持着坐起來了！這時候他慢慢習慣了黑暗，雖然滿眼漆黑，也不覺得怎樣害怕，只是肚子餓得厲害，乾隆皇帝一生人不曾嘗試過肚餓，此刻覺得飢腸轆轆，腹似雷鳴，一個人肚子餓的時候，往往頭腦十分清醒，他心裡暗想道：「這些反賊把我囚禁在這裡，難道要把我活活餓死嗎？」又道：「早些年朝上大臣替地方官上奏摺，說那一省發生災荒，餓死了多少萬人，我還以爲好端端一個人，怎樣會餓死人呢？那知道今天眞正嘗試肚餓的苦處！」

乾隆帝正在暗裡嘆息，忽然聽見頭頂上轟隆一响，彷彿揭開了一方石板，一道强光射了進來，耀眼生花，接着撲通幾响，拋進幾個圓圓的東西來，接着是一個女子口音叫道：「這是饅頭，給你吃的，吃不吃由你！」話剛說完，轟的一聲大响，石板又再蓋上，乾隆帝不知道饅頭丟在那兒，兩眼不能見物，只好伸開雙手，到處摸索，好不容易，方才摸着那兩塊乾饅頭，拿在鼻端一聞，還有點發霉

的氣味，乾隆帝勃然大怒道：「這班反賊眞正可惡！把我當做豬狗畜生，拿發霉的東西丟給我吃！」

他不由發起皇帝脾氣，把兩塊乾饅頭向角落裡一丟，賭着性子，寧可餓死也不吃它，可是天下最無情的東西，莫過於自己的肚皮，乾隆帝坐了半晌，肚子越來越餓，頭腦一陣陣的昏眩，喉嚨裡彷彿噴出火來，這時候他又想起那兩塊乾饅頭來了！匍匐着爬向角落裡。找回那兩塊又粗又硬的饅頭，塞在口裡一咬，說也奇怪，乾隆覺得這饅頭吃到嘴裡，又香又甜，比起自己往日在皇宮吃的烤羊肉和蘇杭小菜還要好吃百倍，不到半晌工夫，已把這兩塊饅頭吃進肚裡，他還不住的舐着舌頭，嫌對方給得太少呢！吃過東西，飢火稍煞，乾隆覺得眼皮發脹，睡魔襲來，背倚着土窖的牆壁，呼呼睡了一覺。

這一邊乾隆帝在地窖裡面受罪，那一邊鐵簑、銅拂二道和管寒溪、桂月娥、凌志輝、凌雲燕老少四人，却在地窖上層，商量處治乾隆皇帝的方法，你道他們活捉了皇帝之後，把他關在那裡呢，原來仍舊是在蘇州城裡！各位看到這裡，少不免會引起一個疑問，鐵簑和銅拂在虎丘山下，擄刼了乾隆帝，怎的還不馬上高飛遠颺，遠走他方，却要把皇帝收藏到蘇州城裡，豈不是自投羅網嗎？原來鐵簑眞人運用了孫子兵法裡面「虛者實之，實者虛之」的心理戰法，對付滿清官府，他懂得滿清官吏的心理，皇帝在蘇州城外給人家刼走，反賊一定把皇帝帶到附城偏僻的鄉村裡，收藏起來，決沒有回到蘇州的理由，他就針對官府這種心理，用布袋裝了乾隆皇帝，搭在騾車上面，公然載運回蘇州城，這一下果然出對方所不意，安然地混過官差捕快的耳目，進入蘇州城裡，鐵簑眞人未動手捉拿乾隆帝時，已經揀定了姑蘇城西的孔家廢園做收藏皇帝的地方，原來蘇州一地，極富園林之勝，幾百年來，一般有錢的大財主，最喜歡在當地經營大厦，設置園林，由後世的子孫，一代一代的承繼下去，可是子孫

之中，賢愚不肖，良莠不一，有些不能够守業的，家道中落，一班子姪也廣陵仙散，各奔前程，這樣一來，偌大的一片園林，便丟荒了，蘇州人有一個迷信，認爲那些荒置了的園林，由先祖創下來，後人不能守成，必定是不吉利的地方，從來沒有人肯花錢把它買下，作爲已有，所以蘇州城裡，廢置丟空了的園林，比比皆是，那些空屋往往是鬼話的來源，當地人把它當做凶宅，不是說狐仙盤據，就是說厲鬼作祟，孔氏廢園就是上述宅院其中之一，據說幾十年前，宅主姦殺一個小婢，家道便自一落千丈，不到十年，子死孫絕，嗣此以後，這座孔園便廢置了，鐵簑眞人把乾隆帝關在園子中心的一座地窖裡，老少幾個人就在廢園的亭子裡，商量一切，管寒溪道：「師傅，這滿清狗皇帝留來做甚麼？把他一刀砍掉了吧！」

凌志輝兄妹也拍手叫好，鐵簑眞人却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一雞死一雞鳴，殺掉乾隆皇帝，滿清另立新君，半點用處也沒有，咱們要在這皇帝的身上，做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！」銅拂道人說道：「是了！這皇帝跟我占算時，口口聲聲說胸中有一件疑難的事，這件疑難的事，據說是關於他的身世和生身父母的……」他還要說下去，鐵簑眞人把大腿一拍，叫道：「哎呀！我想起一件事來了！」

管寒溪桂月娥四人異口同聲問道：「師傅，你的是甚麼事？」鐵簑眞人笑道：「五十多年以前說，咱們的四師叔玄清道人，雲遊京師，那時候還是雍正朝代，有一天，他偶然經過東單牌樓的王府井附近，撞着了兩個朝中的血滴子武士，說着江湖黑話，四師叔一聽之下，便明白這兩個血滴子奉了皇帝的命令，暗殺一個大臣，這大臣就是剛剛告老退休回里的閣老陳世倌、皇帝不知爲了甚麼緣故，竟要派血滴子把他殺掉，四師叔當時不過二十多歲，年青好奇，便暗中跟綴着這兩名血滴子武士，果然

不出所料，那兩個武士尾隨陳世倌到了山東德州府地面，就要動手，四師叔立即挺身出來，跟血滴子一場惡戰，把他殺了！後來四師叔覺得十分納罕，陳世倌做閣老大臣很有清名，並不貪贓枉法，皇帝怎的要暗殺他呢？事後再暗中尾隨他刺探偷聽，好不容易，方才由陳夫人口裡，探到一點口風，原來她生下一個男孩子，未到滿月，便給雍正王妃用一個女孩子掉換了去，婦人家看不開，終日在家裡說長道短，陳世倌恐怕惹禍，立即辭官告老，返回故里，那知道雍正皇帝仍然不肯放過他，要想殺人滅口！四師叔明白了一切之後，便一直在暗裡保護陳閣老，直到浙江海門，方才分手，這件事四師叔生前跟我談過兩回，那知道……」銅拂道人不等他說下去，便道：「師兄！我明白了！當日陳世倌的兒子，就是今天的乾隆皇帝！」

管寒溪、桂月娥齊聲驚叫起來，說道：「照這樣的說來，當今的皇帝不是滿洲人，是漢人了！」鐵簑眞人說道：「就是這樣，我們要留下乾隆皇帝的性命，現在還是白天，今天晚上，你們把他帶出地牢，我跟他有話說！」管寒溪等四人唯唯諾諾。

再說乾隆帝被關在地牢裡面，昏天黑地，也不知道晝夜，歇了個多時辰，地窖門砰的打開了，這回送進一壺清水，一碗白飯進來，乾隆帝又渴又餓，把白飯攙水吃得一乾二淨，再過了不知多少時候，乾隆帝背靠牆壁睡着不久，突然被人推醒過來，剛才一睜眼睛，那人已經把一個面幕給他戴上，喝道：「跟着我來！」說話的正是凌志輝，乾隆帝被他執着一條手臂，走出地牢，轉了幾個彎角，凌志輝才把乾隆的面幕揭下，乾隆陡覺眼前一亮，發覺自已在一座荒廢了的園子裡，頽垣敗瓦，荒草離離，廢園的東南角矗立一座涼亭，亭裡坐着兩個中年道士，一個黑衣少年站在自已身邊，那少年向自

已躬身說道：「家師就在亭裡，請皇上過去相見！」

乾隆帝由鼻孔裡哼了一聲，跟着凌志輝到了涼亭，鐵簑、銅拂一齊站起身來，稽首合什，齊聲說道：「皇上請坐！」乾隆帝也不客氣，就在亭欄坐下，慍怒問道：「你們這班反賊把朕捉拿到這裡來，到底爲了何事？如果要想殺掉我的，就馬上開刀吧！不必客氣！」鐵簑眞人哈哈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皇上聽稟，貧道如果是要殺你的，在虎丘劍池邊儘可動手，何必要多費手脚，把你帶到這裡來呢？還有假如把你殺掉了，皇上到死的那一天，也不知道自已生身父母，豈不是枉自做了一世人？哈哈！」乾隆帝聽了這幾句話，不禁面上變色，想道：「奇怪，難道我的身世，給他們知道了不成！」可是不旋踵間，又自醒悟，心裡說道：「啊！我在虎丘劍池旁邊，跟他說過！」

鐵簑眞人看見乾隆帝面上變色，哂然一笑說道：「皇上這次微服巡遊江南，爲的是訪尋生身父母，孝行可嘉，如果這次訪查結果，皇上生身父母的確是漢人，又怎樣打算呢？要還我大漢的河山？還是做清朝的奴才皇帝？」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乾隆帝不由嚇一大跳！

他霍地由亭欄邊站起來，戟指喝道：「你你，你是誰人？怎的當着朕的面前，說這大逆不道的話？」鐵簑眞人大笑說道：「大逆不道，哈哈哈，在這廢園子裡，是另一個世界，貧道口頭上尊敬你一聲皇上，可是我腰裡的青鋒寶劍，却是沒有眼睛，並不認得皇帝！」乾隆當堂打個寒噤，凌志輝由後面伸過一隻手來，摟住乾隆帝的臂膀，用力一按，撲通，把他按在亭欄之上，叫道：「坐下！」

銅拂道人稽首說道：「皇上少安毋躁，如果你是漢人血裔，就應該還我本來面目，恢復漢家朝儀，這是正經大事，怎可以說是大逆不道呢？」乾隆帝嘿然了半晌，方才說道：「就算我眞正是漢

人，要想恢復漢家天下，朝上王公大臣全是滿人，全國十八行省駐了旗兵，我一個人也做不到哩！」

鐵簑眞人正色說道：「皇上只要有志向便行了！昔日李淵興唐，當初何嘗不是意存猶豫，首鼠兩端，如果沒有李世民一句話，那裡得來唐朝三百年天下？皇上今天處境，至少不會比李淵壞，豈可無李世民之志？」原來隋朝末年，隋煬帝被弒江都，天下大亂，羣雄紛起割據，當時的唐高祖李淵，做太原留守使，座鎮山西，次子李世民（即是後來的唐太宗）雄心勃勃，要父親興兵起義，代隋而有天下，李淵起先還不大放心，經不起李世民痛陳利害，和身邊兩位近臣裴寂、劉文靜的力勸，李淵方才嘆了口氣道：「好好，就起兵吧！世民，今後破家在你，化家為國也在你了！」所以後人把「破家由汝，化家為國亦由汝」這兩句話，當做唐太宗的名言。乾隆帝本來是個好大喜功的人，聽了鐵簑眞人說李淵興唐的故事，心裡動了一動，正要開口說話，廢園的東北角，突然噓噓噓的三响，傳來了三聲口哨。

第廿九回：三門癲道姑史存明施威縹渺峯

凌志輝一聽口哨，面上頓時變色，說道：「師傅，有人闖進廢園，這是桂師姊的警號！」鐵簑眞人袍袖抖處，像一頭夜鳥也似的，越過亭欄，一溜烟向口哨起處撲去，銅拂道人叫道：「把他押回地窖！」二指一伸，點了乾隆帝的穴道，凌志輝把皇帝向背後一兜，剛要起步，冷不防遠處一聲尖叫，接着是兩聲哈哈狂笑！

銅拂道人嚇了一跳！因為叫喊的正是桂月娥，那笑聲也十分厮熟，彷彿在那裡聽過的樣子，桂月娥顯然是給來人弄倒在地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！六角涼亭外面，人影一閃，一個黑衣人翩如巨鳥，在亭欄外出現！

這不速客不是別人，正是鐵簑、銅拂兩人合力併鬥過的癲道姑洪仙韻，凌志輝在黃梅山一戰，對她猶有餘悸，看見這大對頭突然出現，失聲叫道：「哎呀！」

癲道姑格格一陣狂笑，說道：「我剛才經過廢園外，忽然聽見園中有了人聲，以為是宵小之流，在廢園裡裝神扮鬼，一時好奇心起，立即進來一看，那知道不是寃家不聚頭，又是你這兩個牛鼻子，好！看劍！」話剛說完，袍袖向外一甩，烏金短劍嗖的出鞘，就要動手，銅拂道人忽然喝了一聲：「且慢！」

洪仙韻聽見對方這樣一說，不禁愕然，她冷笑一聲道：「哦！你們不敢跟老娘動手嗎？要不動手

也行，連老帶少跪下來，給我們叩一百個响頭吧！」銅拂道人喝道：「胡說，我來問你一句，你這次到廢園來，是無意中闖來的？還是給滿清官府走狗，進來護駕？」癲道姑洪仙韻怔了一怔，她的眼光向亭欄裡一瞥，當堂明白過來，原來癲道姑的外表行爲雖然怪僻，却是聰明之極！乾隆帝在虎丘山下被刧的事，官府雖然極力隱瞞，也是鬧得滿城風雨，洪仙韻經已微有所聞，再聽了「護駕」兩字，她立即恍然大悟，呵呵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原來你們刧了皇帝，躲在這裡，很好！把皇帝交給我！」話隨身起，袍袖一抖，猛向六角涼亭中的乾隆帝撲了過去！

銅拂道人大吃一驚，他一下沒有把洪仙韻攔住，鐵簑眞人勃然大怒，喝了一聲：「潑婦！」長劍一引，「金針刺蟒」，扎向洪仙韻肋下的「章門」要穴，劍挾風雷之聲，癲道姑不慌不忙，烏金短劍向外一撩，「白露橫江」，噹的一响，鐵簑眞人長劍居然被她硬用內力卸開，癲道姑左手並不閒着，呼的一掌，使了着「推雲手」，猛向背負着乾隆帝的凌志輝拍去！

凌志輝吃了一驚，他剛剛把乾隆帝兜在背後，正要躍出涼亭，癲道姑這一掌的來勢，歪歪斜斜，好不飄忽，他背後負着人，無從抵拒，只好矮身塌腰，用了個「倒踏七星步」向外一竄，那知道癲道姑的手法，疾如迅電，手腕倏的一繞，易掌爲抓，五指一伸，勾住乾隆背心衣服，一抽一提，竟把乾隆皇帝由凌志輝背後硬生生的提了過去，鐵簑眞人長劍一起，刷刷，連發兩招，「高祖斬蛇」「蘇秦背劍」，向癲道姑左腿撩斬，銅拂道人也在這電光火石的刹那間，一個欺身反閃回來，「怪蟒吐信」，嗤的刺向洪仙韻的腰背，這一下雙劍齊攻，癲道姑即使有更高强的身手，也要顧此失彼，招架不及，好一個洪仙韻，她另外有一套，看見鐵簑、銅拂雙劍齊來，立即把手中的乾隆帝刷地一輪，迎着

二道劍鋒撞去，這一下以人爲盾的打法，大大出乎鐵簑銅拂二人意料之外！這兩位武當派名宿，急不迭忙把劍向後一撤，洪仙韻一聲長笑，把乾隆帝拖回，拔身一聳，使了個「紫燕掠空」的身法，颯颯越過亭欄，只一墊脚上了假山，一起一落之間，便消失在廢園夜影裡，去得沒影無踪！

銅拂道人心心不忿，還要啣尾追趕，鐵簑眞人急忙把他喚住，叫道：「師弟！咱們追趕不上啦！由他去吧！看看月娥要緊！」銅拂道人只好廢然止步，兩人來到一座半傾不圮的廢閣前，四下一找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桂月娥直挺挺的躺在一座花砌後面，原來被癲道姑點了穴道，鐵簑眞人立即把她救醒過來，銅拂道人頓脚嘆道：「乾隆帝被她刧走了！大事不成，眞是天數！」鐵簑眞人搖搖頭道：「滿清氣運正隆，如日中天，即使乾隆皇帝被咱們說服了，興漢反滿，也未必可以成功！咱們還是一心一志的找尋和坤，替世人除害吧！」他們一行人仍舊在孔家廢園潛踪匿跡，進行刺殺和坤的大計，暫時按下不提。

再說乾隆皇帝落在癲道姑的手裡，被她當做盾牌，幾乎嚐了劍鋒，心裡一急，幾乎暈了過去，後來猛覺身體一輕，被癲道姑挾在肋下，騰雲駕霧也似的直升起來，嚇得立即閉了眼睛，乾隆皇帝只聽得耳朵呼呼風响，連忙睜眼一看，幾乎嚇了個胆裂魂飛！原來他看見癲道姑挾着自已穿房越瓦，其疾如風，一行行的房屋瓦面，像萬馬奔騰也似的，由自已的脚底溜過！萬一稍有差池，非要粉身碎骨不可！本來乾隆帝也有一身武功，可是說眞一句，那不過是繡花枕頭的功夫，中看而不中吃，在宮廷裡看過無數次侍衛比武，但是像今天被人挾在肋下，沒命飛跑，還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！乾隆嚇得浹背流汗，急忙再次閉上眼睛，他迷迷惘惘的，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，猛覺背心被癲道姑一拍，奇痛澈

骨，哎呀一聲，立卽暈了過去！

過了很久很久，乾隆帝方才蘇醒過來，他睜開眼睛一望，日麗中天，陽光滿眼，乾隆四下一望，那知道不望時猶自可，一望之下，嚇得魂飛魄散！

原來乾隆帝發覺自己經已換過一個環境，不再是漆黑無光的地牢了！却在一座高峯之上，不但在高山上，還在一株松樹樹頂，這一株蒼松高凡三丈，古勁有緻，乾隆帝發覺自已不知那個時候，被癩道姑放到松樹幹近頂的一根横椏上，這根横椏粗可合抱，剛剛可以承載得一個人，但是話要說回來，乾隆帝只可以半蹲半臥在松樹幹上，如果身子一個傾側，就要摔落樹下，不死也要重傷！他本來是萬乘之尊，幾時受過別人這樣戲弄！眞個又羞又氣，這高峯直插雲霄，山半雲霧繚繞如帶，分明人跡罕到，自已在這上不到天，下臨無地的大樹頂上，欲下不能，看來不跌死也要餓死了！乾隆帝心中一慌，連忙高聲叫道：「救命！」

他剛才喊了一聲，猛覺頭頂有人冷冷的說道：「救甚麼命？那一個人來救你？你這樣山嚷鬼叫的，要討死嗎？」乾隆帝嚇一大跳，連忙抬頭向上看時，一望之下，全身陡的一震，幾乎翻落樹下，原來距離頭頂六七尺高，有一根幼細的横枝，粗如人指，恰好和乾隆帝棲身的樹幹平行，長短相若，癩道姑就坐在横枝上，照道理說，這般幼細柔弱的樹枝，眞個風勢稍爲吹得大一點，也要折斷，何況是坐着一個人？癩道姑居然輕飄飄的坐在上面，穩如泰山，乾隆吃驚不小！心想：「我在深宮裡面，看見侍衛表演輕功多了！從來不曾見過這樣高明的輕功，難道眼前這醜樣道姑不是活人，却是狐仙鬼怪幻化？」

乾隆帝想到這裡，再也忍不住了，開口問道：「你到底是誰人？把朕刼來這裡？意欲何爲？你跟剛才兩個道士，是同一夥的嗎？」癩道姑呵呵大笑起來，笑聲响亮悠長，可是一個身子彷彿粘在樹枝上，全然不動，她笑過了一陣，把面孔倏的一沉，說道：「混帳東西！你在紫禁城裡，金鑾殿上，就是皇帝，可是在樹頂上，却是等如一隻螻蟻！你少要向我擺皇帝架子，哼！我只要一彈指，你就要死無葬身之地了！」

她這樣陰惻惻一說，再配上那張疤痕滿佈，緊繃繃的醜臉，乾隆帝眞個是不寒而慄！他想着自已的性命在對方手上，萬不能够硬來，只好改變口吻說道：「你把朕殺了也沒有好處，如果要官職要金銀，儘可說明，何必這樣惡狠狠的，擺出要吃人的樣子呢？」癩道姑笑了一笑，答道：「好！你這幾句話還中聽，貧道老實向你說一句吧！我名叫洪仙韻，由西域到中原，爲的是要跟中土武林人物，决個雌雄，昨天晚上誤打誤撞，無意之間把你刼出來罷了！你的隨身衛士，也太過飯桶沒用啦！連皇帝也保不牢，叫人拿去，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，這些酒囊飯袋，你還是回去把他們殺掉了吧！」

乾隆帝又好氣又好笑，連聲答道：「是是！他們一點用場也沒有，朕一回去，馬上把所有侍衛，完全撤換！」癩道姑道：「我跟你今日無寃，往日無仇，更不希罕做甚麼官兒，也不望要甚麼金銀……」話未說完，乾隆帝接口說道：「那麼，你立卽把朕送下山，你在那一間道觀修持，朕馬上撥出庫帑，給你鳩工選材，蓋搭得煥然一新，還御賜你一個護法眞人的名銜，這可好嗎？」癩道姑一聲叱喝道：「胡說！」

她這樣的喜怒無常，乾隆帝怔了一怔，期期艾艾的問道：「那麼？你你，你要甚麼？」洪仙韻猙

笑道：「我來問你一句，人生世上，除了一個利字之外，還有那一個字？」乾隆帝道：「哦！那就是一個『名』字啦！」癲道姑把面孔一板，說道：「對了！我這次到中原，就是要做出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來，揚名天下！」

乾隆聽了這幾句話，不禁打個寒噤，癲道姑要揚名天下，她難道要把自已抓到這裡來，一刀殺却，這樣的揚名嗎？不過乾隆到底是個有胆畧的皇帝，面上仍舊保持鎮靜，淡淡說道：「哦！你要怎樣揚名天下呢？」癲道姑哈哈一笑道：「我在西域創了一套新奇的劍法，要拿到中土來，跟中原的武林成名人物爭雄，我要壓倒他們，叫他們個個敗在我的劍下！」乾隆帝忍耐不住，接口問道：「到底是甚麼新奇的劍法？可以不可以演給我看？」

癲道姑喝了個好字，拔身一聳，颯颯兩聲，由三丈多高的樹頂上，飛身掠到地上，只見她疾如流水行雲也似的繞着那棵傘蓋一般的古松樹，走了幾匝，比旋風還要快，腳不點地，游走了五六匝之後，陡的伸手向袍袖裡一捋，烏光一閃，抽出一柄黑黝黝的短劍來，癲道姑就在樹下，施展開子母離魂劍，乾隆看見她這套劍的開首，十分奇特，東一跳西一竄，左一指右一劃，歪歪斜斜，雜亂無章，簡直不成劍法，不禁納罕起來，心裡暗想：「這樣亂七八糟，不成章法的亂劃亂刺，算的是那一門的劍法？」那知道念頭未了，癲道姑一聲狂嘯，頭髮紛披，突然劍光一繞，砍向松樹，劈拍一聲大响，松樹身重重的震蕩了一下，樹幹現出一圈兩寸多深的斫口來，乾隆帝方才知道對方劍術的厲害，不由嚇一大跳！

因為癲道姑的短劍，長度不够三尺，比普通的寶劍還短，那棵松樹高可三丈，粗若兩圍，（即是

兩個人伸手合抱不過）照道理說，她這一劍之力，決不能够叫這樣粗大的一棵松樹發生震蕩，可是癲道姑一劍砍中樹身，大樹本身好比受了千斤鐵鎚，重重一撞，可見她這一劍使的全是內力了！乾隆帝十分驚詫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癲道姑瘋狂也似的，繞着松樹轉了幾匝，呼的一劍，又斫在樹身上，轟隆，大樹又像着了巨鎚撞擊，猛烈震蕩了兩下，乾隆向樹身一望，眞個嚇得魂飛魄散！原來兩抱不交的樹幹，經過她第二劍斫砍，已經斷掉四分之一，照這樣的看來，癲道姑只要再斫三四劍，便可以把這株龐然大物的古松樹，攔腰砍成兩截！

這松樹攔腰截斷，倒了下來，並不打緊，最苦的還是乾隆帝伏身在樹上，樹身一倒，他豈不是要粉身碎骨嗎？乾隆急忙叫道：「够了够了！你創的是天下第一劍法！」那知道「天下第一劍法」這六個字，打入癲道姑的耳鼓，越發激起她的瘋狂，洪仙韻醜面凝靑，她又繞着大樹飛奔了四五匝，突然反身一扭，一劍由肘底下劈出，轟的一响，又劈在樹身上，這一劍的力量，比起剛才兩劍還要巨大，樹身居然斷掉一半，裂痕幾乎到了樹心，乾隆帝胆戰心驚，叫道：「不好了！救命救命！」

癲道姑一聲獰笑，她把烏金短劍一掄，惡狠狠，咬牙切齒，劍交左手，又向未現裂口的另一邊樹身，拚命一斫，轟的一聲大响，這一劍比起剛才三劍的力量，還要厲害，樹身的另一邊也斷了三分一，這樣一來，一株松樹左右兩邊裂口，連在一起，樹身斷掉五分之四，只有接近樹心的一點木材還未斷，可是這樣再不能支持樹頂的重量了，只聽見劈劈拍拍，一陣百子連珠炮也似的密响，乾隆帝棲身的大樹，轟隆隆，齊中腰折斷了，蔭蓋半畝方圓的樹頂，像崩頹了的山岳一般，嘩啦啦的倒下！

乾隆帝看見大樹一倒，自已身子也離樹拋起，向下跌落，他剛才喊了一聲：「罷了！」話未說

完，猛覺眼前黑影一幌，急風颯然，乾隆帝只覺得衣領一緊，彷彿被幾支鐵抓勾個正着，向上一提，緩和了向下跌的姿勢，輕飄飄的一落，身子安安穩穩的放落平地，這一下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，乾隆帝眞個是嚇得目定口呆，他定了一陣神，定睛看時，仍舊是晴天麗日，自己依然站在山頂上，癲道姑站在身邊，只有那株古松，不見了針葉婆娑的樹頂！只剩回半截光禿禿的折斷樹幹！

他回想起剛才的情形，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：「你是人還是仙怪，只用寶劍斫砍四下，便把偌大的一株大樹，弄得沒影無踪了？」癲道姑大笑道：「我明明是一個活人，站在日光下有影子，怎樣會是神仙鬼怪！你不過少見多怪罷了，我剛才用的全是內力，如果單是用一柄短劍去砍樹，任你砍一個月，也不斷呢？」乾隆帝如夢初覺，喃喃說道：「當眞的嗎？這眞是天下罕見罕聞的劍法！」

癲道姑冷笑道：「皇上，你剛才說我的劍法是天下第一，天子從無戲言，我這劍法從今以後，叫做天下第一劍了！」乾隆帝突然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幾年以前，朕在大內裡遍嘗天下各處名山的泉水，把無錫惠山泉封做天下第一泉，幾個月前，又在相國劉鏞的家裡，見他五代同堂，題了他天下第一家的牌匾，那知道今天又品評了你的劍法，叫你做天下第一劍，好好！你有這樣高的武功，何不索性投靠朝廷，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，揚名青史，不勝似孤芳自賞，沒人認識，跟塵世草木同腐，你想一想，就是練了天下第一劍，試問有甚麼用處？」

乾隆還要滔滔不絕的說下去，癲道姑陡的喝了一聲道：「住口！山下有人來啦！」乾隆吃了一驚，立即停止說話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山下飄過一陣人聲來，先說話的是一個少年，問道：「爹爹，你瞧這棵樹斷得古怪，是不是給人家用刀劍斫斷了的呢？」另外一個蒼老的嗓音答道：「不錯！正是

寶用劍斫斷的，能够斷樹的人，除了內力充沛，內功運用爐火純青之外，還要有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劍！」

癲道姑一聽這兩個人說話的聲音，不禁面色大變！原來這一問一答的兩父子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史存明、史劍虹兩父子，估不到他們遠在萬里迢迢的天山上，居然也會這樣湊巧，到了這裡！

原來史存明、岳金楓兩位大俠，帶領了金弓郡主孟絲倫、史劍虹、史凌霜兄妹，和狄鵬舉四人，離開了南天山之後，取道猩猩峽口，通過了玉門關，直入甘肅，一路由甘入陝，由陝入豫，經過中州要地，取道直下江南，說不盡飽歷風霜，征塵僕僕，經過四個多月的長途跋涉，方才到達江南，各人之中，除了狄鵬舉本來是江蘇常州人，正式地道生長在江南之外，其餘史存明、孟絲倫、岳金楓等人，都是在北方長大的，從來不會到過南方，史劍虹、史凌霜兄妹呢？更加不必說了，他們出生在天山，從來不會涉足中土半步，一旦到了山明水秀；溫煦如春的江南，耳得目寓，都感到一種清新之覺！史存明向岳金楓感嘆說道：「我小時候聽見先父和亡師說南明滅亡的故事，他們說弘光皇帝祇知道耽情酒色，馬士英、阮大鋮在外敵壓境之時，怎樣醉生夢死，爭權奪利，我當時聽了之後，還以爲世上那裡有這樣喪心病狂的人，那知道今日到了江南，方才知道江南的繁華富庶，名山勝景，在在可以消磨人的壯志，毋怪古往今來，北方征服南方的居多，以南方征服北方，除了明太祖朱洪武皇帝崛起淮上，驅逐胡元之外，便絕無僅有哩！」岳金楓還未答話，金弓郡主孟絲倫笑說道：「你說南方從來不會征服北方嗎？咱們這一次到江南，或者做出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，振古鑠今，也未可預料啊！」

大家聽着笑了起來，這一天，他們由蕪湖入江蘇，到了句容縣境，這裡正是茅山山脈，史存明正

要繞山而過，冷不防一陣轟隆轟隆的大响，一株亭亭如蓋，巨大無比的松樹，由山巔滾下來，史存明六人雖然到了江南，兀自騎坐着西北塞外的駿馬，一看見大樹由山頂上滾了下來，立即勒住轡頭，連人帶馬向後倒退不迭！

這株斷折了的松樹，正是癲道姑洪仙韻在乾隆帝面前施威，砍折了的一棵，原來洪仙韻在蘇州城裡，把皇帝刼出來，她爲了有心逞能，故意把乾隆帝挾到茅山縹緲峯頂，將他放到一棵大松樹上，那茅山是江南平原上僅有的一座高山，綿亘在金壇，句容、武進、常熟各縣之間，縹緲峯頂的古松樹，名叫「縹緲孤松」，正是茅山八景之一，如今被癲道姑砍斷了，直滾下來，還未滾到史存明各人的馬前，便給山半兩塊大石擋住了，變了樹頂向地，樹身朝天，岳金楓一見之下，詫異問道：「明兄！你看這株樹斷口平整，分明不是天然倒折的，那一個這樣可惡，把一株幾百年難得的古松砍斷？」

史劍虹年少好奇，叫道：「爹爹，讓孩兒到巨頂上去看看！」他說着拔身一聳，跳下坐騎，就要奔上縹緲峯，史存明斷喝一聲道：「畜生！你又來了，沒有我的命令，居然擅自行動，不怕再闖禍嗎？」史劍虹被父親一喝，祇好廢然止步，孟絲倫道：「這株樹無風自折，必有古怪，你也不用叱喝孩子，爺兒兩人一同上去看看吧！」史存明方才跳落馬下，兩父子一同登山，那知道無巧不成話，剛剛跟癲道姑洪仙韻遇個正着！

洪仙韻聽見史存明父子在山半對話，不由嚇了一跳！她過去在北天山阿特瑪朗峯頂，和奇台以西的大草原上，曾經兩次和史存明交手，結果都是敗在對方手下，乾隆帝剛才誇獎自已是天下第一劍，那知道無巧不巧，自已對頭剋星却在這個時候尋上山來，萬一自已敗在他的手下，豈不是顏面無光

嗎？如果自已就這樣的帶着乾隆皇帝悄然退去，也太過丢面了！癲道姑正在猶豫未決，史劍虹已經在半山腰裡，瞥見她的身形，高聲叫道：「爹爹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縹緲峯上有人影哩！」

癲道姑知道史存明父子瞥見了自已的身形，惡戰難免，當下把心一橫，向乾隆帝說道：「你剛才說過我的劍法是天下第一劍，現在我的對頭來了，你就隱在那山石的背後，看我們比劍吧！」乾隆帝果然退向山石的旁邊，癲道姑按着烏金短劍，傲然卓立，須臾功夫，史存明父子由峯半扳登峯頂，史劍虹高聲大叫道：「爹爹！峯頂砍樹的人，不是別個，正是那賊道姑，狹路相逢，千萬不要放過！」

史存明向兒子喝道：「胡說！」他面上含着笑容，向癲道姑拱了拱手，笑道：「道友別來無恙，怎的會這樣湊巧，到中土來！北天山下一年之約，是道友口說的，難道忘個一乾二凈？」本來史存明這幾句話，並不是存心向癲道姑挑戰，不過是客套話罷了！他跟癲道姑洪仙韻沒寃無仇，犯不着生死相拚，正想就這樣的拉倒，那知道洪仙韻是個性情乖僻的人，她聽了史存明的話，不禁火上心頭，一聲斷喝說道：「姓史的，少要張狂，武學之道浩如江海，未必就是你的雷電披風劍，可以橫行天下，來來來，一年之約就在這裡實踐，大家比個高下！」話未說完，嗤嗤兩劍，連環刺出，「彩蝶雙飛」，一刺咽喉，一刺左目，明是一劍，猶如兩柄劍同時刺出一般，這是劍術到了上乘境界的表現，癲道姑一開手便用辣着，向史存明要害攻到！

史存明冷冷一笑，他的功夫跟年紀一樣，越老越練，洪仙韻兩劍齊來，史存明兀立如山，全然不動，等到劍鋒快要刺着眼睛，手腕倐的一翻，使出玄玄拳法，挾着三陰滅陽掌功，運中食指一彈，噹的一聲大响，彈中了洪仙韻烏金短劍的劍身，癲道姑陡覺手腕一震，烏金劍幾乎掙脫虎口，破空直飛

來，好在她的功力還算深厚，寶劍握得結實，沒有當塲出醜！史存明斷虹劍接着出鞘，一招「怒雷殛木」，猛向癲道姑下三路掃到！

洪仙韻右腕震得好生疼痛，立即劍交左手，使出子母離魂劍法，「無常抖索」，嗤的刺向史存明的手腕脈門，這一下利守於攻，的是圍魏救趙之着，史存明立即把劍向左一撤，癲道姑趁勢用左手劍法，嗤嗤嗤，連刺幾劍，急如狂風暴雨，史存明喝了聲：「好招！」劍光閃動，從容化解，癲道姑一連幾下奇詭無比的左手劍法，結果也走了空招，可是她運氣一轉，右手疼痛已經平復過來，仍然一個轉身，劍交右手，施展子母離魂劍法，史存明看見癲道姑洪仙韻，左右兩手都可以使劍，運用自如，心裡暗暗稱讚，想道：「這道姑總算是武林中不可多得的奇材，祇是好勝得緊，還是給回她一點面子吧！」史存明想到這裡，立即把雷電披風劍一變，使出沉穩的劍法來，瀟洒自如，進退自若，翻翻滾滾，跟癲道姑拚了五六十招，兩下都是旗鼓相當，不分高下！

這時候岳金楓、孟絲倫、史凌霜、狄鵬舉老少四人也陸續趕到，看見癲道姑居然在茅山頂上出現，覺得十分詫異，又看見史存明從容自若，知道以他的本領來應付癲道姑，實在游刄有餘，所以大家祇是圍成一團，並不上前助陣，癲道姑跟史存明鬥到七八十合，漸漸明白過來，自已這一年來，劍術雖然精進，可是對方的雷電披風劍，却是越加簡練，不管自已怎樣奇詭怪異，五花八門的進攻，史存明始終守定「隨曲就伸」「不丟不頂」「動急則急應，動緩則緩隨」這幾句劍訣，如磁吸鐵，如珀拾針，緊緊守定門戶，她知道史存明並沒有用全力來應付自已，心裡十分憤怒！癲道姑生性向來倔强，越是這樣，越是生氣，她索性把心一橫，將自已的生死榮辱，置之度外，展開了拚命的招數，狠



史存明與癲道姑在茅山頂上，各使絕招煞着的惡鬥，岳金楓等老少四人也陸續趕到。

攻猛撲，史劍虹不禁大驚，向狄鵬舉說道：「老弟！這醜道姑打出眞火，我爹爹恐怕不易應付哩！」

那知道史存明從容自若，癲道姑一用拚命的招數，他却淸嘯一聲，使出地缺翁圖譜裡面的「內五行」功夫來，武家共有內外五行，外五行是頭、手、足、身、眼，內五行是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腎，前五行是外壯，內五行是內修，一個人練功夫，修到內五行的境界，已經是任督二脈相通，和大道相去不遠了！史存明這二十年蟄伏北天山上，苦心研練地缺翁的圖譜， 對天池三老的武功 ，已經三折其肱，他這內五行的功夫一展開來，斷虹劍劍身一抖，前後左右，織成一片光網，癲道姑劍勢所到，好比撞着銅牆鐵壁，簡直無懈可擊，兩下裡進攻退守，鬥到二百多個回合，茅山頂上風沙飛揚，日色無光，眞正是一場天昏地慘的惡鬥！

他們這裡一攻一守，輾轉相鬥，另外一邊却是提心吊胆，緊張異常 ，原來在孟絲倫等人眼裡看來，史存明和癲道姑這一場大戰，眞正是劍氣如虹，光芒耀眼，劍花朶朶，猶如窮陰凝閉，洒下滿天瑞雪，又如秋夜繁星，佈滿穹蒼，千點萬點，滿天飛洒，兩條人影穿插縱橫，看得眼花撩亂，五人之中，岳金楓本領較高，眼神充足，還可以分出那一個是癲道姑，那一個是史存明，可是孟絲倫母子和狄鵬舉四人呢？便不同了，他們功力較淺， 祇看見劍光團團迴轉 ，人影跳躍如風，一個個屏住了呼吸，目不轉睛，觀賞這一場難得的大戰！

癲道姑和史存明初交手的時候，不過是紅日初升，辰時左右，可是這一場惡鬥下來，由辰時至巳時，由巳時到午牌， 足足惡戰了三個時辰，兩人拚鬥何止千招？這時候 ，史存明和癲道姑兩人的頭頂，都像揭了鍋蓋的蒸籠也似，熱騰騰的，冒出白色的烟氣來，癲道姑洪仙韻尤其狼狽，喘息有聲，

額角沁出汗珠水點，剛才跳躍如飛，狠打猛撲的攻勢，已經呈現衰竭，不再像先前的輕靈，金弓郡主孟絲倫方才把心頭上的千斤重担，卸了下來，暗裡叫道：「慚愧！究竟還是史存明技高一着！」

洪仙韻也是個聰明人，她看出形勢對自已不利，越發瘋狂，她突然劍光一轉，使出「厲鬼附身劍」來，癲道姑這套「厲鬼附身劍」是近半年來匠心獨創的怪招，一使出來，歪歪斜斜，踉踉蹌蹌，就像中邪瘋癲一般，當日她在黃梅山上，曾經使用這套劍法，殺得鐵簑銅拂兩人，祇有招架之功，全無回攻之力，今天拿它來對付史存明，可說是情急拚命之至了！史存明暗吃一驚，想道：「估不到這道姑的本領，層出不窮，似這樣的纏鬥下去，如何才是了局？」他忽然想出一個折衷的方法來。

第三十回：三番兔脫乾隆帝遇險青林坡

史存明把斷虹寶劍一帶，用了招「紫電掠空」，劍勢向後一拖，彷彿捉摸不着敵人的來招，現出破綻，癲道姑一見大喜，不假思索，烏光一閃，用了招「無常勾命」，烏金劍平刺史存明的胸膛，這一劍看似平刺，其實包含了瘋狂的後着，史存明裝，手足無措的樣子，危急中使出「鐵板橋」的身法來做左足撐地，右脚登空，呼的一個「彎腰揷柳」，全身來了個大彎曲，頭頂幾乎撞到地面，癲道姑劍光倏的一掠，自上而下，叫了聲：「着！」這一劍叫「叉鬼下鍋」，直掛胸膛，斜削腰肋，史存明急忙用「磨盤功」身法，拿脚跟做軸心，身子自左向右一旋，這一閃恰到好處，剛剛躲開了癲道姑的一劍，可是劍風過處，刮的一聲輕响，史存明束腰的繡金萬字英雄腰帶，已經迎着癲道姑的青鋒，一揮兩斷！

岳金楓不禁大驚，史存明分明佔了上風，怎會突然失手，他連忙拔劍向前一竄，提防癲道姑再下殺手，洪仙韻見好便收，托地向後一跳，呵呵狂笑說道：「姓史的！你那馳名天下的雷電披風劍，那裡去了，竟然給我洪仙韻割斷了腰帶，到底是那一個人的劍法高强？哈哈哈！」她得意地狂笑，史存明神色不動，他整了整身上衣服，笑道：「不錯，上次我在北天山承讓了一招，你今天勝了我一着，誰也沒有吃虧，請吧！」說着向各人一揮手，從容下山，史劍虹急忙叫道：「爹爹，你……」史存明把面一沉，喝道：「住嘴，下山再說！」六人一齊施展輕功，跑下了縹緲峯，眨眼之間，便自消失在

半山雲霧裡，沒影無踪！

洪仙韻估不到自己今天打勝了史存明，不禁狂喜，她把烏金短劍在日光影子下，來回揮舞幾次，縱聲笑道：「我打贏了！我打贏啦！我打贏了雷電披風劍！」癲道姑高興得把左脚一抬，陡覺一陣涼風，透入脚心，不禁大吃一驚，連忙低頭看時，不禁啼笑皆非！原來自己脚下穿的芒鞋，不知在那時候，被史存明的斷虹劍斫掉了一半鞋底，自己兀自懵然不覺？她這一驚非同小可，猛然想起一件事來，史存明一定是剛才使用「鐵板橋」功夫的時候，一劍斜出，削掉了自己的鞋底，因爲自己那時候用「叉鬼下鍋」的劍法，左脚翹起來呢？換句話說，癲道姑只看見人家現出破綻，却忘記了自己也有破綻！史存明還是有意手下留情，如果不是留下一手，劍鋒畧畧朝上一點，自己整隻脚掌也要給他斫去，還說什麽打勝人家呢！洪仙韻想到這裡，眼前一黑，氣得幾乎暈了過去！

她還要追趕下山，跟史存明再次比鬥，可是猛然想起躲在石後的乾隆帝，癲道姑立即一個飛身，跳向山石背後，那知眼光到處，不禁目定口呆！原來自己費了一番心力，由蘇州城裡面挾持出來的乾隆皇帝，連影子也不見！不知道他逃到那裡去了！癲道姑頓脚說道：「我這次眞正是八十歲老婆婆倒綳孩子，早知把他點了穴道再說！」她立即一聳身，飛掠下縹緲峯，追踪乾隆皇帝去了！

你道乾隆皇帝逃到那裡？原來剛才癲道姑和史存明一塲大戰的時候，他看得驚心動魄，神搖目定，心中暗暗想道：「我以爲自己的侍衛小安子，總算是天下無敵的了，那知道天下之大，一山還有一山高，江湖草野之間，有本領的奇人異士，居然不可勝數！」他伏在山石後看了一陣，見癲道姑和敵人越鬥越兇，殺得烟塵滾滾，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來：「我現在是給人刼持的，這些人對我沒有半點

好心，我何不趁這機會，三十六着，走為上着？」乾隆帝主意決定，立即躡手躡脚的由石後走出來，沿着山峯的另一邊，靜悄悄的溜了下去。

乾隆帝這一走，真正是神不知，鬼不覺，癲道姑固然是全神應付强敵，心無二用，就是史存明、岳金楓等人，做夢也想不到當今皇帝會在縹緲峯頂，躲在山石背後？所以乾隆帝逃跑，沒有人發覺阻攔，山峯雖然高峻，乾隆究竟是練過武功的人，手脚便捷，不到頓飯工夫，已經爬下峯腰，他一口氣跑出五六里路，委實疲累不堪了，方才坐在一棵大樹的樹根上，喘息安歇。

過了半晌，乾隆帝偶然抬頭一望，看見山坳深處，飄起一縷炊烟來，乾隆不禁精神一振，想道：「有炊烟冒起的地方，一定有人家了！朕過去探一探問，看看自己身在何處！」他忘了腿脚的痠痛，站起身來，望着山坳走去，足足走了兩里遠近，果然看見山巒岩岫之間，隱隱現出茅舍，乾隆帝一直來到茅舍面前，眞個不出所料，一個半老婆子正在屋裡炊飯，乾隆咳嗽了一聲，叫道：「借光！這是什麼地方？離市鎭有多少遠？」

那老婆子由窗裡抬頭一望，看見乾隆帝衣冠不整，神氣蕭索，不禁大吃一驚，問道：「咦！客人，你是遊山的嗎？撞着打悶棍的强盜啦？是與不是？」乾隆一聽之下，啼笑皆非，可是他回心一想，順口答道：「不錯！我正是遊山的，遇見强盜，把我身上的錢財搶光了，還好，他並沒有要我的命，我一直跑到這裡來，請問姥姥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老婆子道：「啊！這裡名叫青林坡，是茅山的深處，至少要再走二十多里，方才到句容縣城哩！」

乾隆帝暗吃一驚，原來自己到了茅山，距離蘇州已經在百里過外了，老婆子又說道：「客人一定

很疲累啦！請進來歇息一會吧！江南本來是魚米之鄉，地方富庶，可是自從和坤那奸相當權之後，鬧得烏烟瘴氣，民不聊生，連江南也有了盜賊哩！」乾隆十分詫異，立即問道：「老婆婆，你說的是什麼話？和坤是個奸相！」

老婆子恨恨地說道：「他不是奸相，難道是好人嗎？哼哼，和坤那賊傢伙，好比一個大臭蟲，吸飽了天下百姓的膏血，客人如果不信，只管問問別人，除了和坤任用的一些貪官爪牙之外，那一個不對這奸相切齒痛恨？」乾隆聽到這裡，不由打了一個寒噤。

就在說話的時候，背後傳來了一陣脚步响，乾隆回頭看時，原來是一個粗眉大眼的少年，穿了獵戶裝束，肩上抗着一柄鋼叉，腰間懸着弓箭，大踏步向屋門走來，手上還倒提着一頭山鷄，兩隻野兎，這少年看去不過二十歲左右的年紀，身體十分壯碩，他用奇怪的眼光看了乾隆一眼，高聲叫道：「娘！我回來了！今天眞是不巧，只打了這幾個鳥獸！」老婆婆道：「承澤，你回來得正好，這位客人在山裡遇了打悶棍的强盜，怪可憐的，你帶他到屋裡坐坐，如果客人不會吃飯，就拿飯菜給他吃吧！」那名叫承澤的少年，立即拱手問道：「客人高姓！」乾隆帝忽然想起陳世倌來，答道：「我姓陳，小哥兒，你呢？」少年答道：「哦！我姓史，這屋裡只有咱們母子兩人，請進來吧！」這名叫史承澤的少年，把乾隆引進茅屋的草廳，乾隆帝忽然看見廳子正中，掛了一副對聯，字走龍蛇，對聯的上下文是：

「數點梅花亡國淚，二分明月故臣心！」

乾隆一看了這對聯，不禁暗吃一驚！原來他雖然是滿淸皇帝，對漢學相當深究，而且幾次南遊，

足跡遍及大江南北，這副對聯文字，是出自揚州史可法祠的，對聯的上比「數點梅花亡國淚」，是指清朝順治二年乙酉之歲，史可法在揚州死難的故事，當時吳三桂借清兵入關，逐走了李闖王，定鼎燕京，滿清派大將豫親王多鐸，統率大軍南下，閣部大臣史可法督師揚州，力抗清兵，結果螳臂當車，將寡兵微，揚州城只守了七天，便給清兵攻破，史可法乘走着白馬出天寧門投江殉國（一說史可法在城破時督師突圍至小東門，遇着滿清大軍，一陣混戰，死在亂軍之中），後來戰事平息，多鐸下令屠城，清兵在揚州大殺十天，全城變了屍山血海，有些忠義遺民，要找尋史閣部的忠骸埋葬，那知道屍首太多了，沒法找着，結果只尋着史可法生前穿戴的衣冠，把它葬在城外的梅花嶺，清初的文人全祖望，還特地作了一篇「梅花嶺記」，記述史閣部在揚州殉國的壯烈史實，對聯的下比「二分明月故臣心」呢？這七字是指揚州地方，原來揚州古稱江都，由唐朝時候起，風月繁華，屢見詞人墨客的描寫，唐朝詩人杜牧說過：「天下三分明月，二分落在揚州。」淺近的解一句，就是揚州月亮，也比別處月亮好看的意思，這當然是和近代人說「月亮也是外國的好」一樣，成爲笑談，不過當日揚州的繁華，可想見一斑哩！對聯下比是說史可法的丹心，好比揚州皓月一般明亮，乾隆帝是個飽學皇帝，他看了這對聯，又聽說這一家人姓史，心裡恍然若有所悟，想道：「難道這一家人，是史閣部可法的後裔嗎？」

他正在胡思亂想，史承澤已經放下山鷄野兎，到厨房裡盛了一碗白飯，一碟青蔬出來，拿到乾隆帝的跟前，說道：「客人，你的肚子一定餓了，寒舍別無長物，請將就吃一點吧！」乾隆帝被癲道姑洪仙韻由蘇州挾上茅山，不會吃過半點食物，正在餓得發慌，不過剛才顧着逃命，連飢餓也忘記了！

此刻更不客套，端過碗來，只三五口之間，便把一碗飯扒了下肚，史承澤見他吃得這樣快，連忙再添飯來，乾隆一連吃了四碗飯，方才肚飽，老婆婆又給他泡了一壺茶，乾隆帝慢慢的喝着茶，向史承澤說道：「小哥兒，多謝你們母子，我已經吃飽了，現在打算返到就近的縣城去，就煩這位小兄弟引路，我一定拿金銀賞給你們……」那知道乾隆帝最後這句話一說出來，老婆婆和史承澤母子面上一齊變色，史承澤立即把面孔一沉，冷冷說道：「哦！金銀嗎？我不希罕，咱們母子雖然家道淸貧，每天還有兩頓粗飯吃！客人這樣的說，我們母子不敢留客了！請吧！」他居然下了逐客令，乾隆帝大大感到出乎意料之外！連聲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誤會啦！」史承澤不等他再說下去，立即打斷話頭，說道：「你走吧！我這裡不留俗客！」乾隆帝臊得滿面通紅，只好訕訕地站起身，走出屋門，剛才走了二三十步，冷不防遠處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，乾隆出其不意，不由嚇了一跳。

他定睛向前看時，只見山坳的來路上，烟塵滾滾，現出幾匹騎馬，馬上坐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史存明、孟絲倫、岳金楓這一班塞外英俠，乾隆帝看見剛才跟癲道姑交手的中年漢子，正坐在頭一匹駿馬上，不由嚇一大跳！他本來不識得史存明，（二十年前，史存明爲了刺探香妃消息，到過皇宮大內一次，跟乾隆帝見過一面，不過那時候乾隆帝是在明處，史存明伏在暗隅，當然說不上認識了），可是覺得這中年漢子，別有一番威武懾人的氣慨，不禁心裡着慌，他慌忙折轉身，一溜烟跑回史承澤的屋裡，史承澤母子看見乾隆帝面無人色，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客人，怎麼樣啦？」乾隆急忙說道：「那些打悶棍的强盜，折了回頭，我如果給他們看見，一定沒有性命！要借你的家躲一躲，救一救命！」那老婆婆面慈心軟，信以爲眞，連忙向兒子道：「承兒，你帶他到放什物的空房子裡吧！咱們這些窮

人家，就是强盜見了，也不起眼！」史承澤雖然半疑半信，可是聽見蹄聲得得，自遠而近，江南一帶全是水鄉，很少有人騎馬，這一陣馬蹄聲，彷彿朝着自己茅舍跑來，他只好把乾隆帝帶到屋後的草房去，這房子僅堪容膝，除了堆放刀叉弓箭獵具之外，還有好些硝乾了的獸皮，乾隆帝剛才在房裡躲好，史存明一行人，已經騎着駿馬，一直來到茅舍外邊了！

原來史存明跟癲道姑比劍之後，離開了縹緲峯，史劍虹和史凌霜兩小兄妹，心心不忿，史劍虹道：「爹爹，你的劍法明明是勝過那賊道姑，怎的這樣疏神大意，叫她割斷腰帶？」史存明笑了一笑，便把自己用劍斫掉對方鞋底的秘密說出來，還說剛才用鐵板橋功夫的時候，趁勢劍鋒外展，用了一招「臥虎看月」，將癲道姑左脚的鞋底，一劍砍了下來，眞個是神不知，鬼不覺，各人方始恍然大悟！岳金楓笑說道：「存明兄這一下教訓得她好！如果換了是我，至少把她的脚趾也砍下兩隻來，算是小懲大誡呢！」一行人有說有笑，繞過了縹緲峯，不經不覺，到了青林坡山坳附近，孟絲倫覺得口渴，看見了史承澤母子居住的茅屋，金弓郡主用馬鞭一指，說道：「那邊有山居的人家，咱們過去討點水喝！」

史存明知道妻子的意思，討水爲名，刺探是實，立即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好！大家一同去吧！」一行人到了茅屋面前，孟絲倫十分眼快，看見了屋中的老婆婆，立即翻身落馬，走進門裡，向那老婆婆拱了拱手，問道：「伯母，借光一句，剛才有一位滿面疤痕的中年黑衣道姑，經過這裡，你有見她沒有？」

史承澤母子起先信了乾隆帝的話，以爲史存明、岳金楓這班人是打悶棍的强盜，那知道見面之

下，大謬不然，史岳等人都是威儀穆穆，金弓郡主雍雍有禮，每個人身上穿着名貴的貂裘，那裡是刧路强人的樣子？老婆婆慌忙斂衽回禮，答道：「哦！你說那黑衣道姑嗎？咱們母子並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一個人，各位不嫌蝸居淺陋，就請進來寒舍喝杯茶吧！」史存明謝了一聲，和岳金楓、史劍虹、史凌霜、狄鵬舉一行五人，魚貫入門，史存明一眼望見草廳上那副對聯，不禁肅然起敬，立即掃地一揖，史凌霜十分納罕，問道：「爹爹……你好端端的怎會向這對聯行禮？」

史存明正色道：「霜兒，你年紀小，懂得甚麼，這正是咱們祖上忠烈公殉國的對聯呢！」他便把對聯的意思，約畧向大家說了，方才向那老婆婆問道：「不敢動問姥姥，賢母子大名高姓？」史承澤母子看見史存明居然懂得自己對聯的意思，十分詫異，異口同聲答道：「我們姓史，客人難道也姓史嗎？」史存明道：「不錯！」便把自己姓名來歷說了，史承澤哎呀一聲，雙膝跪地，叩頭說道：「原來大家同是一家人，伯父在上，小姪叩見！」

金弓郡主和史劍虹、史凌霜母子三人，十分詫異，孟絲倫知道丈夫雖然是史閣部的後人，可是由他父親那一代起，已經遷居到甘肅居住，史存明在很小時候，便給智禪上人引到北天山頂，苦練絕技，那裡來這一個姪兒呢，看這姓史母子兩人的模樣，隱居這裡時日諒來不少，史存明一生在西域長大，怎會跟他沾親帶故？且不說她們暗中犯疑，史存明伸出臂膀，把史承澤一扶，說道：「小兄弟請起來，你是忠烈公那一房！」老婆婆在旁邊回答道：「相公，我們並不是忠烈爺爺的親人，却是德威公的後代，老身賤名孫氏，是德威公的兒媳，澤兒是德威公的嫡孫，也算是一家親哩！」史存明方才恍然大悟！

原來史可法當年在揚州死節的前夜，他知道清兵聲勢浩大，難以久守，便把副將軍史德威喚到面前說道：「史將軍，揚州看來守不下去了！我是大明閣部，決不能够身陷敵手，有辱臣節，清兵如果進城，你把我一劍殺了吧！」史德威大吃一驚，跪地不肯應命，史可法知道他不忍殺自己，嘆了口氣道：「好好！你既然不肯殺我，我也不强逼你，咱們大家姓史，同姓同宗，五百年前是一家親，我把你收做義兒，給你三封書信，將來城破，你可以突圍出去，回到我的故里江西祥符縣，把我的死訊通知各人，將你名字列入我們的族譜吧！」史德威流涕應命。後來揚州城破，史德威單槍匹馬，殺出重圍，把史可法的遺書送回江西，（這件事在全祖望的「梅花嶺記」，有詳細的記述）所以史德威也算是忠烈公的兒子，這不是和史存明一家親嗎？那名叫孫氏的老婆子說道：「明亡之後，德威公知道滿清手段殘暴，不會放過忠烈爺爺的後人，便帶同家人避入茅山，老身在山裡居住幾十年了，澤兒是在這裡出世的，咱們母子秉承祖上遺訓，決不臣事清朝，只在山裡自食其力，許多年來，這裡從來沒有外人來過！」孫氏說到這裡，史承澤忽然想起草房裡躲藏的客人，居然說自已伯父是打悶棍的强盜，十分氣憤！便向孫氏說道：「媽，我到後面房裡走一遍！」孫氏知道兒子要找那姓陳的客人，點點頭道：「很好！孩子，你得要小心呢！」史存明不明白她兩母子的意思，孟絲倫聰明絕頂，已經看出一點端倪，史承澤一口氣跑到屋後草房，推開柴扉一看，咦！房裡空空如也，那姓陳的客人，居然偷偷地私自溜跑，不知逃到那裡去了！

原來乾隆帝是個非常機警的人，他在史存明進屋的時候，已經知道情形不妙，自已的謊話一定拆穿，乾隆帝靜悄悄的由草房裡出來，掩到窗下偷聽，史存明和孫氏母子的談話，被他聽個一清二楚！

乾隆皇帝聽了史存明三字，不禁大吃一驚！原來在兆惠統兵征伐回疆，福康安戡定西藏尼泊爾的時候，乾隆帝批閱前方遞送回來的奏摺，知道史存明是在西域幫助邊民反抗滿清的叛逆「首領」，那知道相隔了二十年，這「首領」居然由萬里迢迢的塞外，到了中土，如果被他認得自已是滿清皇帝，那裡還有活命？還不趁這機會，三十六着！走爲上着？乾隆主意決定，再也不留戀了，一溜烟也似的，由茅屋的後門逃出，離開了青林坡，跑得沒影無踪！

史承澤看見乾隆帝不在房裡，只好返回廳上，向孫氏道：「母親，那姓陳的不是好人，他用花言巧語騙過我們，逃走了啦！」孟絲倫立即問道：「甚麽？你們這間屋子，收藏了一個人嗎？」史承澤不禁面上一紅，只好把今天遇着那姓陳不速客的情形說了一遍，史存明駭然道：「當眞有這樣的一個人，誣說我是打悶棍的强盜？」岳金楓道：「哦！那人多大年紀，是怎樣生相的？」史承澤便把乾隆帝的口音、年貌說了一遍，岳金楓突然把桌子一拍，說道：「對了！這人很可能就是微服巡遊江南的乾隆皇帝！」

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史承澤孫氏母子，和屋中這班老少英雄齊齊吃了一驚！史存明道：「岳兄，你怎的斷定這姓陳的是乾隆帝，以前你見過皇帝嗎？」岳金楓搖搖頭道：「當年福貝子統領雄兵征討廓爾額，我做先鋒大將，乾隆帝曾經在豐台城外親自犒勞三軍，歡送大軍出征，我雖然官階低下，站在遠處，對皇帝的御容，也看得十分清楚，跟這位史世兄說的，互相彷彿，再想一想，我們在沿路上，不是聽見一般人傳說，乾隆皇帝已經微服到了蘇州嗎？茅山和蘇州相去不遠，這姓陳的就是乾隆皇帝，也不算是一件意外出奇的事哩！」

史存明不禁沉吟起來，岳金楓這一個猜估，雖然是妙想天開，但是這姓陳的，一見了自己便逃跑，事情不無可疑，他立即向史劍虹、史凌霜兄妹、狄鵬舉三個小英雄說道：「你們立即跟這位史世兄出去，向附近山林搜索一下，撞着這姓陳的，馬上抓他回來，可有一件，千萬不要傷害他的性命！」三小俠答應一聲，史承澤道：「岳伯父說得對，這姓陳的滿口京腔，剛才向我說如果帶他到縣城去，便賞賜甚麼金銀，這還不是皇帝的口吻嗎？事不宜遲，咱們快去！」四個少年男女，興沖沖的跑出門外，到處找尋乾隆帝的踪跡下落不提。

話分兩頭，再說乾隆帝在史承澤的家裡，逃了出來，一溜烟離開青林坡，他那裡認得茅山的道路，高一脚低一脚的向前跑，誰知茅山山脈，有名的九曲十三灣，路徑廻環曲折，除非是長久居住在這裡的山民，方才認得道路，不然的話，任你走上一個月，也別想走離茅山半步呢！乾隆帝跑了半天，覺得自己入山越深，展開在眼前的，完全是連綿不斷的山嶺，俄頃，紅日慢慢沉西，暮嵐烟景，漸漸籠罩大地，乾隆帝越走越心慌，四下又沒有人家，要想問路，也

是無從問起，他不經不覺走到一片亂樹林前，猛覺頭頂一聲怪笑，腦勺後面的衣領一緊，身子被人家平空抽起來，飛雲也似的向上一升，升到一株樹的樹頂，乾隆帝方才喊了聲救命，面上拍的一响，着了一記重重的耳光，打得半邊面孔火辣辣的，兩眼金星直冒！他匆忙中扭頭向後一望，不禁嚇得魂飛魄散！

原來抓住自己衣領的，不是別人，正是癲道姑洪仙韻，她蹲在大樹頂的一根樹椏上，老鷹抓小鷄也似的，只用單手之力，撮住自己衣領，把自己一個身子，高高吊在樹下，眞



癲道姑把乾隆帝上不到天、下不到地的高高吊在樹上。

正是上不到天，下不到地，乾隆帝嘆了一聲道：「罷罷罷，我也是自尋死路，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做，偏要找尋甚麽生身父母，私訪江南，却把這條性命，不明不白的斷送在這裡！」

這幾句話癲道姑聽得清清楚楚，十分詫異，問道：「哦！你這次到江南，爲的是找尋生身的父母嗎？已故的雍正皇上，現在的皇太后，不是你的親父母嗎？」乾隆咬着牙關，點了點頭，癲道姑突然哈哈笑起來，她向乾隆帝道：「我本來不殺你，但是你背了我私自逃跑，所以打算在你身上留下一點記號，既然這樣，我索性連這一點懲誡也免了！好！落下！」洪仙韻說着一聳身，跳落地上，乾隆帝乍覺身子一輕，賽似騰雲駕霧般，眨眼之間，便自雙脚點地，他不禁大喜道：「好！你這一次能够保駕，把朕救出茅山，護送回蘇州去，朕決不是忘恩負義的人，你要金銀有金銀，你要做官我給你當一名侍衛，只要你把我送回去便行，像你這身武藝，不賣給帝皇家，那才是眞正可惜呢？」乾隆還要滔滔不絕的說下去，癲道姑把面孔一沉，說道：「住口！你要我做你的侍衛，送你回蘇州嗎？要依我三件事！」

乾隆帝聽了一怔，問道：「怎麽？你要朕依你三件事，是那三件事呢？」癲道姑道：「哦！你聽着吧，第一件，我最不愛向人叩頭跪拜，更討厭說那些甚麽皇上奴才，該死遵旨這一類話，我就是做了你的侍衛，也不能够向你叩頭行禮，你答應嗎？」乾隆帝佯笑道：「不妨不妨，不叩頭便罷了！」口裡雖然是這樣說，心裡却有點不高興。

癲道姑又說道：「第二件，你把史存明當做叛逆，我却把他當做對頭，如果擒着他時，你不能够把姓史的胡亂殺掉，要交給我處置，你答應嗎？」乾隆帝沉吟半晌，點點頭道：「也好！如果捉拿着

姓史的，我交給你處置便了！第三件呢？」癲道姑道：「我本來是個閒雲野鶴，野性難馴的人，決不能够一生一世做你的侍衛，換句話說，這侍衛我高興便做，不高興就馬上走，你絕對不能够留難，這是三件！你答應不答應？」乾隆答道：「沒有關係，你愛做就跟隨在朕的身邊，不愛做隨時可以走，除了這三件事，還有別的事沒有？」癲道姑還未回答，她忽然側起耳朵，向外一聽，說道：「小心！有人來哩！」

乾隆帝吃了一驚，他以爲史存明這班老少英雄跟踪追來，如果是他，自己雖然有癲道姑做護符，也是衆寡不敵！癲道姑陡的伸出手來，抓住乾隆帝的衣領，拔身一聳，刷刷，居然像老鷹抓拿雛雞一般，兩個人一同升上樹頂，乾隆看見癲道姑抓着自己，跳上高樹，就像抓起一個稻草人也似的，全不費力，心裡暗暗佩服，這時候樹林外面，突然傳來了一陣轟隆轟隆，彷彿推動重物的聲音，癲道姑立時現出詫色，自言自語說道：「奇怪！在這荒山野嶺裡面，怎的有人翻着桶子，奇怪！」

洪仙韻說了一句話，那陣轟隆轟隆的聲音，自遠而近，俄頃，居然進入樹林，乾隆帝向樹下一望，不由打了一個寒噤，幾乎跌下樹來，原來他看見一個漆黑渾圓的鐵桶，足有四尺多長，着地滾了進來，桶子的一頭是桶底，沒有甚麽，可是另外一頭，却淸淸楚楚的，突出兩隻人脚！

桶子居然會自動滾動，而且露出人脚來，眞正是天下奇聞！見所未見！毋怪乾隆帝一見之下，嚇得渾身發軟，以爲桶子成精哩！癲道姑一見之下，突然哈哈大笑起來，聲振林樾，她向樹下高聲大叫道：「東萊老怪！遇見了好朋友，還弄甚麽把戲，由桶裡伸頭出來吧！」

那鐵桶聽見癲道姑一喊，立即停止滾動，轟隆兩聲，桶身一搖，豎立起來，不過它豎立的樣子十

分古怪，桶口向上，兩隻人脚朝天，癲道姑詫異問道：「咦！今天老怪怎的比起往日不同，把頭當脚，把脚當做頭了？」

（欲知後事如何，請看第七集。）

金鋒

最新武俠名著

猿山神劍

本書是金鋒先生繼「青門鴛鴦劍」後的姊妹篇，也可以當作一個獨立的武俠故事看，四川西部的川邊地方，有一座大涼山，千多年來，聚居了不少猿猴，土人稱為猿山，相戒不敢侵犯，猿山裡面埋藏了南詔國三百多年以來，歷代國王遺留下來的一個巨大寶藏，山下還住了一個身世飄零的奇童沐仇兒，本書就拿這一個奇童和寶藏做開始，總括青門鴛鴦劍裡面未完的情節，除了描寫夷山隱俠，猿國風光之外，還替「青門鴛鴦劍」一對女角施家姊妹作了歸宿，結果怎樣，請看「猿山神劍。」

天心插圖

每集五萬餘字　售價港幣八毫

金鋒著武俠小說

子母離魂劍 第六集

著作者：金鋒

出版者：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
電話：四八一七三
郵政信箱一五八六
電報掛號四〇一三

印刷者：環球印刷所

定價：八角

1750.76.70

Printed in Hong Kong